



大全

大學章句 中 三

0112  
2801  
48-3



門 172  
號 2801  
卷 48-3



份按大學大本一卷今欲  
便讀者故分而為三  
困勉錄曰此章釋經文明明  
德曰德曰天之明命曰峻德  
即是經文明德二字曰克明  
曰顧諟即是經文上一箇明  
字又曰經文只一箇明字足  
了康誥帝典却加一箇克字  
可見此德是人所得然能明  
者常少必如聖人一毫不為  
氣稟所拘一毫不為人欲所  
蔽方纔能明

大學章句大全 中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朱子曰此克字雖訓能然比能字  
有力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  
惟文王能明之克只是真箇會底意○西山真氏曰  
要切處在克之一字○新安陳氏曰康誥本文云克  
明德慎罰此只取上三字下文引大甲顧諟天之明  
命亦去先王字皆引經之活法○東陽許氏曰康誥  
者周武王封弟康叔於衛而告之之書克明德言文  
王之能明其德也引之解明德克字有力明字即上  
明字德字包明德字附纂黃氏洵饒曰克明德始通  
考吳氏季子曰先引周書次引商書末引虞書者周  
書統言之商書原其始虞書要其終也聞之師曰德  
無昏明人有能否大抵心之虛靈瑩徹者與生俱生  
不為賢智而有餘不為愚不肖而不足是果孰為昏  
而孰為明哉惟其立心之或勤或怠用力之或淺或



大學大全 章句 中

一 端喜齋

份按克明德者。德字包明德。字明字即上明字。乃明其明德之謂。夫謂明德為衆人所同則可。謂明德為衆人所同則不可也。且克明二字。正須連說。蓋惟能明之。故見其克耳。吳氏看做兩層。誤矣。

呂晚村曰。天命二字。人多鶻突。但看中庸首句便分明。在人曰性曰明德。在天曰命曰明命。只是一件。因地頭分名目耳。經傳中命字。有從理言者。有從氣數言者。即天字亦然。非謂有二天命也。猶之

只一心耳。而虞廷分入心道。心必如是說。此一件纔真實。圓滿也。惟佛家最怪此說。則曰支離。曰兩概。究竟他也不怪支離兩概。總怪這一箇理字耳。看楞嚴惟識圓覺等語。真是支離。他除却理字。說天說命。只有這形象氣數耳。故說天命到極精妙。只是一無然終不奈這形象氣數何。遂為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說。以亂之。却極淺顯。易破。即禪子亦心知其不然。遁以為寓言。故佛家於天命上截則空。無下截則粗陋。其點者借粗陋說空。無借空無說粗陋。以求渾一。不知直成兩概也。

深進道之。或敏或鈍。殆不可以一律齊。而後昏明判矣。康誥所謂克明德者。明則衆人之所同。克則文王之所獨。蓋人不能而已能之。斯謂之克。如克寬克仁。克長克君是也。夫文王之德之純。既不枯於氣稟之偏。象天清明。復不牽於物欲之蔽。用能明其明德。而非他人之所可及也。大學言此。蓋謂人之欲明其明德者。必如文王而後能事畢矣。蒙引克明德。明字連上克字讀。所謂明之者也。德自是明德。吳季子云。明則衆人之所同。克則文王之所獨。此語有病。蓋以明之之明為明德之明矣。人多喜而用之。誤也。○克止是能也。語錄或問皆說得克字太重。而與章句有不同。蓋章句是後來所脩改。其說又較平實。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讀作泰。諟古是字。

大甲商書顧謂常日在之也。朱子曰。常日在之。古註語極好。如一物在此。惟

恐人偷去兩眼。常諟猶此也。從古是字之說。或曰審也。廣韻註也。

今不從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日在之。則無時不明矣。朱子曰。上下文都說明德。這裏却說明命。

蓋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所得以為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明言。是這箇物本自光明。我自昏蔽了他。○顧諟者。只是長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應接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道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只是見得道理。長在目前。不被事物遮障了。不成是有二物。可見其形象。○雙峰饒氏曰。靜存動察。皆是顧其靜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其動也。卽物觀理。隨事度宜。於事親見其當。孝於事兄見其當。弟此之謂常日在之。○玉溪盧氏曰。天之明命。卽明德之本原。自我之得乎天者。言曰明德。自天之與我者。言曰明命。名雖異而理則一。日用動靜語默之間。孰非明德之發見。亦孰非明命之流行。日用動

靜語默之間孰非顧諟明命之所亦孰非明德之所○新安吳氏曰言德則命在其中故釋明德曰人之所得乎天言命則德在其中故釋明命曰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新安陳氏曰傳引康誥帝典之克明皆釋上一明字乃明之明而明德之本體則未嘗說破惟以顧諟天之明命言之蓋明命即明德之本原顧諟即明之工夫也貫天命已德而一之或問謂天未始不為人未始不為天可謂精矣子思言天命之謂性其亦祖述此意也歟○東陽許氏曰顧諟動靜皆顧一息之頃一事之毫末放過便不是顧天之明命雖是就付與我處言然此明命即是萬物之理在裏面故於應事處才有照管不到便暗損了此明命附纂明命深○此明命字就明德言○吳氏季子曰德之本明而不可以不明者是固然矣抑明之之功又當何所先耶曰敬是也蓋敬則一不敬則二敬則專不敬則雜敬則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常如天理之在目前不敬則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者多矣此章之所謂敬者何哉顧諟而已矣書

之大甲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此伊尹稱湯之事以教大甲者漢儒釋顧諟二字以為常目在之也常目在之非敬而何夫明德之在入豈由外鑠我哉有生之初天固以此明德而畀付之矣其畀付之者即命也故不謂之明德而謂之明命奉承此命而存養此明者當如何朝於斯夕於斯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目擊道存而所以明明德者不敢不用其力蓋不如是則懼墜天之明命而失其畀付之初意也附語錄自入受之喚做明德自天言之喚做明命今人多鶻鶻突突一似無這箇明命若常見其在前則凜凜然不敢放肆見許多道理都在眼前又曰人之明德即天之明命雖則是形骸間隔然人之所以能視聽言動非天而何○先生問顧諟天之明命如何看答云天之明命是天之所以命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然天之所以與我者雖曰至善苟不能常提撕省察使大用全體昭晰無遺則人欲益滋天理益昏而無以有諸已矣曰此便是至善但令人無事時又却恁昏昏地至有事時則又

困勉錄曰。存疑謂自其虛靈不昧。言曰明。自其具眾理應萬事。言曰峻。淺說困之。此大謬也。峻總是明到極處。不必分貼。又曰。帝典又發明為峻。以見此德之極其大而總之是不可不明的。

份按峻德。即明德體用之全。非有所加也。則此峻德者是亦人所同具。但眾人為氣拘物蔽。不能如性之之聖。全此峻德而不失耳。吳氏所謂惟克則峻。克明其德而至於峻。却似謂峻德深於明德。眾人雖皆有明德。而不能有此峻

隨事逐物而去。都無一箇主宰。這須是常加省察。真如見一箇物事在這裏。不要昏濁了他。則無事時自然凝定。有事時隨理而處。無有不當。○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新安陳氏曰明德以此德本體之明言峻德以此德全體

之大言一也。德之全體本無限量。克明之是盡已之性。通貫明徹。無有不明處。而全體皆明也。附纂克明峻德終○深○文理接續處○明明德止於至善○吳氏季子曰堯之德自欽明文思而充之。至於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虞書紀之曰克明俊德。大學引之則曰克明峻德。峻者高大之義。今以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而觀之。則高大可想矣。謂之峻也。不亦宜乎。是德也。人皆有之。惟堯則峻耳。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非大學之極功。何以至於此。雖然克明其德。而至於峻。亦豈於性分之外有所增

德恐不免有語病也。○此節所以別於首節。眼目固在峻字。然謂峻德深於明德則不可。

困勉錄曰。自字對良言。○份按玉溪東陽皆重看自字。雖似有意味。然恐非正解。當以吳氏之說為當。蒙引存疑皆

皆自明也

益哉。是德之天。本自高明。本自光大。堯惟因其高明而推之以極於高明。因其光大而廣之以極於光大。如是而已。人能以至善為準。以不敢自足為心。孜孜焉求以明之。必至於峻。而後止。自然日進於高明。光大之域。是堯而已矣。附蒙引。峻德亦非帝堯之所獨。萬物皆備於我。堯舜與人同耳。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或以峻德為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者。非也。蓋明峻德。只就帝堯一身言。乃至誠無息處。光四表格上下。則是徵則悠遠。以后事故。帝典於明峻德之下。方說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今之言明峻德者。只可說其德之明。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却是正意。若說出外。便是新民境界矣。○存疑所謂峻德。即明德體用之全。非有所加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雙峰饒氏曰引三書先後不倫取其辭意

不取盧許之說也。

份按克明德指文王言似未可謂為自明之始事而視之為淺也。

不以入代之先後拘。後凡引詩書皆當以此例之。○玉溪盧氏曰自明是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明者是自明昏亦是自昏玩一自字使人警省要而言之克明德是自明之始事克明峻德是自明之終事顧諟明命之句在中間是自明工夫此章雜引三書而斷以一言其文理血脉之精密如此。○東陽許氏曰第一節平說明明德第二節是明之功學法此而用功第三節言明其德以至於大此明明德之極功皆自明也。雖結上文自字有力明德須是自去明之方可。○臨川吳氏曰此章康誥言文王之獨能明其明德以明人當求所以克明其德發明明德之端也大甲承上文言欲求所以克明其德者必常目在乎天所以與我之明德示明明德之方也帝典承上文言能常目在天之所以與我之明德而明之則是能如堯之克明其大德矣著明明德之效也而又結之曰此皆自明之事也蓋自明者所以自新使民皆有以明其明德者所以新民然欲使民皆有以明其明德而新民必先有以自明而自新故以自

明二字結上文明德之傳而起下章盤銘自新之意。通考東陽許氏曰大甲湯孫之名湯崩大甲立不明伊尹作書以告之史官題曰大甲顧諟天之明命言湯之德也亦引之釋明明德帝典即堯典克明俊德史官贊堯之德亦引釋明明德峻德即明德。○吳氏季子曰合三書而論雖其旨不同要皆自明其德耳蓋天下之理已昏昏者不能使入之昭昭而新民之功必自吾之明德始苟反之吾身猶未能使本心之德瑩徹光明則雖欲天下之人各明其德胡可得哉故大學之教必以自明為先務自明則能明民矣傳大學者引三書而斷之以皆自明之一語不亦深切而著明矣乎。○蒙引著此一句以別新民小註以為仁由己釋之本文無此意觀章句已德二字尤可見。○存疑觀乎顧諟之言格致誠正之功思過半矣觀乎克明峻德之言止至善之旨亦可默會矣其辭雖若錯舉而先後次第亦有不容易者。

###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困勉錄曰。凡人在昏迷之中。最難覺悟。在積習之中。最難振拔。故荀日新句最重。又曰。日新二字。格致誠正工夫。俱在其內。蒙引謂不宜以格致誠正安在此。似拘蒙引又謂。註滌其舊染之污。只是物欲不必兼言氣質。亦是拘。又曰。學之初。以去其舊染之污。為新學之繼。以勿使舊染之污復生。為新學之終。以勿使舊染之污偶生。為新。又曰。苟日新。是不因循猶豫。日日新。是不中阻。又曰。新是不倦。勤。看來全體有此三層工夫。逐事上有此三層工夫。如夫子之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新定邵氏曰。日日盥類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內則篇記于事。父母不過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殆刻之盥類之盤歟。○雲峰胡氏曰。沐浴之盤。本孔註。邵說雖無關於日新大旨。然於盤字。或有小補云。

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論語苟志於仁。苟亦訓誠。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其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

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閒斷也。徒玩也。問盤銘見於只見於大學。緊要在一苟字。首句是為學入頭處。誠能日新。則下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今學者却不

憤樂一般。又曰。日日新。是無閒斷。又曰。新。是無在頭。總而言之。則皆是無閒斷。又曰。日日新。又曰。新。兼未新者。則更新。已新者。則常新。且愈新。新意。○翼註曰。日日新。又日新。二句緊相連說。無大分別。然看來二句亦略有分別。日日新者。連續不閒斷也。又日新者。末路更振刷也。細看又字。還不可作有守意。還是加功意。○呂晚村曰。日日主繼續。意。又曰。主提振意。日日從上。日新生來。又曰。從日日生來。原只了得日新兩字。却三句各有精義。○袁了凡曰。人到日日新。已無閒斷。似不能有加矣。復言又日新者。謂於緝熙無閒之際。又加鼎新革故之圖也。

去苟字上著工夫。○苟日新。新是對舊染之污而言。日日新。又日新。只是要常常如此。無閒斷也。○西山真氏曰。身有垢。皆知沐浴以去之。心者神明之舍。乃甘為私欲所污。是以形體為重。心性為輕也。豈不謬哉。○雙峰饒氏曰。所新雖在民。作而新之之機。實在我。故自新為新民之本。我之自新。有息則彼之作。新亦息矣。所以釋新民先言自新。相關之機。蓋如此。○雲峰胡氏曰。盤銘三句。苟字是志意誠確於其始。又字是工夫接續於其終。○新安陳氏曰。德日新之蘊。自仲虺發之。湯采之。為此銘。伊尹又本之以告大甲。曰。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說者謂孟子所言。萊朱即仲虺與斯道之傳者也。明明德為體。新民為用。體用元不相離。故於平天下。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由體而達於用。同一明也。於新民之端。以日新又

新為言因用而原其體同一新也。移明已德之明字以言明德又移新民之新字以言新已德體用之不相離可見矣。附纂黃氏洵饒曰：日日新又日新是至為精密處。○吳氏季子曰：新之一字其進德之機括歟。其作聖之途轍歟。處已者不如此則於明德有遺憾。處人者不如此則於新民有餘愧。皆非止於至善也。新者何遷善改過曰新。去穢養華曰新。日異而月不同。月異而歲不同。日新湯以齊聖之君。稟聰明之德。若無俟乎新也。今則不然。聖惟恐其不益。聖明惟恐其不益。明提撕省察之功。殆無一息之間斷。猶懼其久而忘也。沐浴之盤。蓋所常御。取而銘焉。九字森嚴凜乎若父師之臨其上。而日教詔之也。其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蓋謂苟能日新。則當日日新。之。又日新之頃刻不新。則非矣。必持之以日日之常。今日新之。猶昨日之用功也。明日新之。猶今日之致力也。善念相繼循環不窮。而後此德常新矣。大學以湯之事教人。誠以自新者新民之本也。果能自新矣。推之天下國家。則必能洗濯積習之污。迂績方來之

善薄者使之厚。濁者使之清。穢者使之潔矣。附蒙引。苟誠也。誠字最重。此與論語苟志於仁。苟字一般。苟日新者。一日之新也。日日新者。不止一日之新。須是接續新去也。又日新者。言其日新之功。自此更無一日之或息。又深於日日新也。○存疑。看來新民工夫。自新蓋居其半。或問說新民兼化之處。之二事。自新則是化之也。故傳者釋齊家治國平天下。俱離不得此身。良有以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朱子曰：鼓

擊鼓然。自然能使人跳舞踊躍。上之人之於民。時時提撕警發之。則下之觀瞻感化。各自有以興起。同然之善心。而不能自已耳。○陳氏曰：自新之民。已能改過遷善。又從而鼓舞振作之。使之塵塵不能自已。是作其自新之民也。此正新民用工夫處。○雲峰胡氏曰：前言顧諟。是時時提撕警覺。其在我者。此所謂作

四書釋地曰：康誥大學引者。四孟子引者。皆未及康字。何義孔安國書傳雖晚出。却以康誥之康為圻內國名。遠勝鄭康成作論號解者。嘗證以二事。一定四年命以康誥。而封於般虛。嘗既有誥文。輒有篇名。豈待身後之論。取以冠其篇乎。一史記衛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父諱康。子亦諱康。將兩代同一易名之。



典乎。故世本宋忠注曰。封從  
畿內之康徒封衛。衛即殷墟  
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初以  
爲良然。後讀拾地志云。故康  
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  
五里。陽翟。禹州。正周畿內  
地。因再四慨歎。前世之事無  
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而  
未見耳。  
份按自新之民。蒙引主武王  
之化說。大至主良心之發說。  
困勉錄謂只依大全爲是。愚  
謂一說正可兼用也。

是時時提撕警覺其在民者也。○新安倪氏曰。易繫  
辭云。鼓之舞之。以盡神。摘此四字。以釋作字。振起之  
即孟子稱堯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  
之意。○東陽許氏曰。第二節章句。以新民爲自新  
之民。蓋民心皆有此善才。善心發見。便是自新之機  
因其欲新而鼓舞之作字。是前新字意。通考東陽許  
氏曰。新民工夫。只是推充感化兩事。明明德於上。則  
感而自新。又因其自新之機。推其有餘。而引導勸誘  
之。則民德日新。○黃氏洵饒曰。作新民。精密。井田學  
校作之之具。孟子放勳勞來匡直作之之術。新民止  
於至善。附蒙引。新字連民言。自新之民也。蓋商之民  
染紂之汙俗已深。至武王布以維新之化。民亦皆有  
自新之機矣。但在上者未有振作而成就之。則亦未  
便能濯然一新耳。故武王於康叔之衛告之云云。○  
按或問及書傳皆以爲作新乎。民惟章句以爲作其  
自新之民。蓋亦晚年改定之說也。○存疑蒙引曰。自  
新之民。用不得匡直字。愚謂自新亦方有自新之機  
爾。要之克己最難。凡民安得都無邪曲者乎。匡直似

無妨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

以及於民此是推本說而始受天命也始字貼新字。○朱子曰。是新民之極。

和天命也新。○北溪陳氏曰。三節有次第。盤銘言新  
民之本。康誥言新民之事。文王詩言新民成效之極。  
○雙峰饒氏曰。明命是初頭。稟受底以理言。命新是  
末梢。膺受底以位言。要之只是一箇天下無性外之  
物。○東陽許氏曰。第三節言文王明德而及於民  
政教日新。初受天命。通考吳氏季子曰。文王興於岐  
山。以幽邵千餘年之國。一變而新之地。不改辟也。民  
不改聚也。而聖德彰聞。天休滋至。近悅遠來。三分天  
下有其二。周之氣象煥然。非復后稷公劉之舊矣。故  
詩人美之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二者皆自新之

四書釋地曰。周雖舊邦。鄭箋  
云。大王率來胥宇。而國於周。  
周字貼大王。不若詩集傳以  
周受封始有后稷爲真舊。左  
傳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詩岐  
畢吾西土也。言受此五國。世  
爲西土之長。釋例土地名曰。  
魏河東北縣也。芮馬湖臨  
晉縣。芮鄉是。畢在京兆長安  
縣西北。駘在武功。岐在美陽。  
孔穎達曰。今案其地。芮在魏  
之西南百餘里耳。岐在駘之  
西北無百里也。詩稱后稷封  
邠。與岐相近。爲之長可矣。  
計邠在邠東六百餘里。而令  
邠國與魏爲長。道路太遙。公  
劉居邠。又在岐西北四百餘  
里。此傳極言遠境。而辭不及

幽並不解其故。余謂穎達每好依阿康成。元凱莫敢是正。茲獨上攻及傳之正文。殊可喜也。但云幽距岐四百餘里。四當在。

呂晚村曰。極即是至善。無所不用極。即明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理固如此。然此章專釋新民。而原本明德。推及至善。雖通而實主不可紊。故應從新民轉出極字。呂晚村曰。看註以至善訓極字。以皆欲止於訓。無所不用。甚明。故用字只貼極字。折開。

別用不得。用其極。只是求其止於至之意。用字不重。盧氏景氏之說皆非。

效也使學大學者無愧於湯之日新。則康誥之作新民。周詩之新舊邦。特分內事耳。大抵上之人有以自新而後下之人與之俱新。自新者不過一己之善而已。至於俱新。則是存神過化。綏來動和之域。非天下之至善。孰能與於此。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其謂是歟。○黃氏洵饒曰。其命維新。此一命。命以天下文王明明德新民之事。當於二南考之。附蒙引。大抵論湯文之德。則皆是自新新民。而各用其極者。固無淺深。但據所引之詞。則略有淺深。蓋是大學傳文之體。所謂深淺。始終至為精密者云爾。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朱子曰。明明德便要如湯之日新。新民便要如

文王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各求止於至善之地。而後已也。○玉溪盧氏曰。前言止至善。此言用其極。二義互相發。止則不紛紛擾亂矣。用則非槁木死灰矣。○雲峰胡氏曰。上章釋明明德。故此章之首曰日新。

又新所以承上章之意。下章釋止於至善。故此章之未日無所不用其極。又所以開下章之端。義理接續血脉貫通。此亦可見。○臨川吳氏曰。此章盤銘承上章言自明者所以自新。而欲新民者必先自新。是發新民之端也。康誥承上文言自新。既至則可推以作自新而推以新民。則民德皆新。而天命亦新。著新民之效也。盤銘言自新。康誥言新民。文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極即至善之去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至善之謂也。故以用其極結上文自新新民之義。而起下章所止之說也。附蒙引。此君子泛言或以為指湯武文王者非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東陽許氏曰。此章釋新民。而

盤銘以自新言。康誥以民之自新言。詩以天命之新言。然新民之意。却只於中可見。附纂黃氏洵饒曰。不用其極。極字即下章之至善。所謂文理接續也。○景氏星曰。用其極者。即所謂止於至善也。能

份按困勉錄云邦畿黃鳥雖是喻言然民之止必於邦幾鳥之止必於丘隅亦是止至善之類與川流為魚同為道體一例此意亦不可不知但傳意看來似不重在此愚謂只作喻言為直捷不必引川流為魚來說反生葛藤也四書釋地曰貨殖列傳稱唐人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余嘗考其地大抵不出殷家邦畿之內蓋自湯居南亳以後紂居朝歌以前凡六百四十五年都河南者三焉都河北者四焉三者何一括地志云南亳故城在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

止然後能用章句皆欲二字正貼無所不三字然新民之意却在作字上學者宜熟玩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通考吳氏程曰畿音祈與圻同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

有所當止之處也新安陳氏曰引詩謂邦畿為民所止之處以比事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且汎說止字○東陽許氏曰王者所居地方千里謂之王畿居天下之中四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歸止於其地猶事有至善之理入當止之也通考吳氏

皆千里也千里之內為畿是維衣冠禮樂之所萃聲名文物之所都為鈞天帝居之尊非復陋邦僻壤之比農願耕於其野商願出於其塗賈願藏於其市咸曰此吾所當止之地也豈不猶大學之止於至善乎附蒙引首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二節言人當知夫物之所止者而止之三節舉聖人能止其所當止之實

五里即湯所都是榮陽故城在鄭州榮澤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教地也即仲丁所遷是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即盤庚所遷是四者何一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即河實甲所築而都者是一耿城故耿國在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祖乙時地是自祖乙前已為都矣一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內西南角即祖乙所遷是朝歌故城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本妹邑或曰武乙遷焉或曰武丁始都者是計南臺在極東耿城在極西相距雖未二千里要實不止千餘里則殷家之邦畿若是其家廓乎余曰周家鎬京方八百里顏師古云八八六十四

以示人所當止之則也章句物字所該者廣自君臣父子以至於動靜語默之類皆有所當止之至善語其綱則曰明德新民耳○惟民所止之止止居之止也物各有所當止之止止至善也借彼之詞寓此之意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

而不如鳥乎緡詩作緡

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鋤林反蔚紆弗反蔚之

處岑蔚二字本古註○北溪陳氏曰上高曰丘隅謂丘之一角峻處山岑高而本森蔚所謂林茂鳥知歸也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雲峰胡氏曰此傳不特釋止至善并知止至能得皆釋之故首引孔子之言曰知其所止而章句於

為方百里者六十四也。維邑方六百里。顏師古云六六三十六。為方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共得方百里者百。故詩云邦畿千里。然則周所謂千里。乃指國言。豈如本路程之里數乎。竊以周既然殷何獨不爾。  
翼註曰。此承上節看。不可對上節看。蓋所當止三字。即上節物各有所當止。但加入當知意耳。  
呂晚村曰。須見至字之重。入只曉得善字耳。又曰。仁敬孝慈信為一定之理。便是至善。何以人不能止。却無一定之仁敬孝慈信。只為人倫中境界人各不同。則所以為仁敬孝慈信亦變化無定。惟聖人緝熙敬止。為能就不同處曲

折以造人倫之至。而仁敬孝慈信形焉。天下後世可奉以為規矩。乃所謂至善也。明此則註中究精微之蘊。與推類盡餘意。正可深長思矣。又曰。有書內書外義。五者目之大。推類以盡其餘。方見聖人之止無非至善。此書外義也。然不於五者中。一一各究其精微之蘊。亦無從推且盡也。此書內義也。要之至善已備於五者。餘只從五者推去耳。非另有未全之說也。  
份按黃氏謂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先言子。然則不先言臣者。豈君不仁。臣遂可不敬乎。

下文亦以知其所止與所以得止至善之由言之。○新安陳氏曰。此比人當知所止。重在知字。附纂黃氏洵饒曰。邦畿千里一節。此是說淺處。乃天理之本然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一節之意。此是說深處。乃人事之當然也。示人以天道之本然。使之盡入道之當然也。附蒙引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此知字兼能得意。胡氏以對能得言。恐太泥。如在黃鳥只云於止。知其所以止。便是能得所止了。不成黃鳥此時只是知所止而猶未能得所止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

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於緝之於音鳥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以德容言。通考吳氏程曰。深遠無淺露迫切之

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緝不容已之誠也。熙不容掩之明也。

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朱子曰。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西山

真氏曰。敬止之敬。舉全體言。無不敬之敬也。為人臣止於敬。專指敬君言。敬之一事也。文王之敬。包得仁

敬孝慈信。○新安陳氏曰。安字。見文王安行之氣象。非勉焉用力之也。通考張氏彭老曰。上一箇止字。是

萬事體統。此止也。下五箇止字。是一事各具一止也。○黃氏洵饒曰。於緝熙敬止。此是又深處。統言德常

明也。又曰。為人子止於孝。不先父而先子何也。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先言子也。又曰。安所止者。聖

君之事。欽厥止。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

者。賢君之事也。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委粉於

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

止而無疑矣

朱子曰為人君止於仁仁亦有幾多般須隨處看這一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

事又合當如彼是仁為人臣止於敬敬亦有多少般不可止道擊踞曲拳是敬如陳善閉邪納君無過皆是敬若止執一便偏了安得謂之至善○節齋蔡氏曰緝熙敬止者所以為止至善之本仁敬孝慈信所以為止至善之目○西山真氏曰理之淺近處易見而精微處難知若只得其皮膚便以未善為已善須窮究至精微處推類者此說君臣父子而已夫婦則止於有別長幼則止於有序廣而推之萬事萬物莫不各有當止處也○雲峰胡氏曰仁敬孝慈信五者人所當止莫大於此故當於此五者之中究其精微之蘊人所當止不盡於此故又當於五者之外推類以盡其餘○新安陳氏曰學者於此以下乃朱子推廣傳文言外之意通考東陽許氏曰朱子註文王之詩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精是明白之至理指五事而言微是五事中纖悉之事及每事之間曲折隱微處推類以盡其

餘推君臣國人父子之類而知其餘有夫婦兄弟之倫推仁敬之類知其餘有夫義婦順兄弟恭之則又推凡天下萬物衆事亦莫不有至善之所在○吳氏季子曰此段專釋止至善之義所引三詩言學者之不可不知止也仁敬孝慈信乃其所當止之則耳黃鳥一名搏黍禽之至微者也綿蠻之詩因是而比興焉相彼鳥矣載飛載鳴止於棘未安也集於桑未善也顧瞻丘隅厥有美蔭畢羅之所不擾彈射之所不驚實為可止息之地乃托之以棲其身世之學者顧不能止於至善則是其形雖入而智不逮於微禽也夫子說詩寧不為之浩歎乎邦畿之止以民而言丘隅之止借物為喻靈於物而秀於民者宜何如哉論明德則必極其明不極其明不止也論新民則必極其新不極其新不止也否則反有愧於民物矣士之於賢賢之於聖其分量至不侔也語其知則有生知學知困知之殊語其行則有安行利行勉行之異由聖人而視士之學又奚啻相十百而相千萬哉然聖人於此猶不以聖自居必求其可止而後止則夫

未至於聖人者無可止之日矣古昔文王以聖德受天命一陟一降在帝左右則與天為徒矣一周旋動應規矩則不勉而中矣又何待於脩為哉文王不然方且運純亦不已之誠勵勤用明德之志其學汲汲而無一息之自安其心翼翼而無一念之少忽詩人美之日緝熙敬止緝者如絲之緒愈續而愈長熙者如火之光愈熾而愈烈由始而中由中而終此敬無窮已也由少而壯由壯而老此敬無間斷也文王之所以持此敬者果何為哉亦曰明德新民之事業自有當止而不容不止者於緝熙殫厥心所以求至善之地而止之也聖人且爾况其下者乎士而懵於知止則終不足以望聖人矣大學之教為天子之元子眾子公侯卿大夫之適子與凡國之後秀設也上焉固未及於聖人下焉則已異於民物傳大學者曉之以民物之情而責之以聖人之事其待後學何厚乎雖然教人知止之方則必示人所止之地仁者君之所止也不博施濟眾則君道為未全敬者臣之所止也不事君盡禮則臣道為未盡孝者子之所止也

不先意承志則子道之虧欠亦大矣以至為入父而不慈則為賊恩是不知父道之所止也與入交而不信則為賣友是不知交道之所止也所止之地乃仁之至義之盡極天下之善不能加毫末於此止也者其明德新民之標的而大學之終事乎等而上之為緝熙之止者此理也推而下之為邦畿之止為丘隅之止者亦此理也天下之理散見於萬事者莫不各有其止大學特舉君臣父子與朋友之交以例其餘耳文公曰止是事事各有箇止處坐如尸坐時止也立如齊立時止也又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與臣是所止之處禮與忠是所止之善如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之類莫不皆然觀此則止善之事固不特仁敬孝慈信也附蒙引緝熙敬止四字依或問云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據此則朱子小註所謂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者不必從矣蓋此四字都是以成德時言也○繼續光明言其心常明也○物各有所當止云

者謂其理各有極致所在也。如為人君必十分仁。為人臣必十分敬之類。但人所造有得一二分者。有得三四五六分者。有得七八分者。此等固亦可謂之仁。可謂之敬。但未可謂之止於仁。止於敬耳。必止於仁。止於敬。其仁敬方為至善之仁。敬不然。僅可謂之善。未可謂之至善也。此本非與義為見。今之說者。有曰仁者君之至善也。敬者臣之至善也。覺得於義未精耳。○穆穆文王一條。不止言明德止至善。所以新民者亦在其中矣。蓋所謂立民之極也。○聖人之止明德。新民俱有彼為君止仁為臣止敬及孝慈信之類。明明德之止至善也。然為君仁而民莫不仁。即天下以仁而民從之矣。臣敬則為上為德。致君為堯舜之君矣。父慈子孝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矣。與國人交止於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矣。非民之止至善而何哉。此乃理勢相因之必然。下文所詳新民止至善者。即盛德至善之餘澤也。○存疑。繼續光明。所謂繼續明德也。無不敬而安其所止。緝熙之實也。下五事又敬止之實。○仁敬孝慈信乃敬止之目。每句內都要見得。

呂晚村曰。自切磋琢磨。至瑟。備赫喧學。成德備方。有此有。斐君子之稱。斐雖止訓文貌。然所謂有斐乃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猶之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云爾。故此二字。包舉上八句在內。即盛德至善。亦只就上八句指其實有如此。又曰。此節有謂與上文。

敬止意。或曰仁孝慈信。如何見得敬意。曰敬徹表裏。貫動靜。該萬事。豈有父子君臣朋友臨民而非敬乎。故湯曰聖敬文曰敬止。堯曰欽明。舜曰溫恭。數聖人之德。皆是以敬言之。○淺說。仁敬孝慈信。欲一一於經傳中。摘取文王行事之迹。以實之。則慈信二字。難得親切。而一日三朝問安。視膳。恐或未足以盡文王之孝。况此五者。俱以所止言。則固不可以事迹之一二端。而謂足以盡聖人之全體極至也。○蒙引上之使下下之事。上有交道焉。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其義亦可見。信即論敬事而信也。

詩云瞻彼淇澳。萋萋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

分安勉者諺也。蓋詩是武公之詩。傳者引來。但借以發明至善之德。絕無安勉之義。固不可云。上節安而此節勉。亦不可云。此節由勉而至於安也。又曰。或謂上四句分功。下四句分效。不知通節只說明明德。止至善之實。無效字義。註云。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則並民不忘句。亦不重效說也。又曰。或謂四者分配。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不知自脩兼誠正脩。惴惴兼心意。安分不得。故章句或問都無此說也。又曰。本節是釋明明德之北。於至善。學即學至善。脩即脩至善。非止四句為明明德。至末句纔說至善也。

呂晚村曰。本傳是釋止至善。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兩句中。便有日新不已之妙。

因勉錄曰。翼註云。自字亦不輕。自家身心何可不自家脩理。吳因之云。自脩者本來原是乾淨底。只要還他箇本來面目。按因之觀。講看自字不同。可兼用。

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澳於六反。菜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側下版反。喧詩作作。喧詩作作。諶並况晚反。恂鄭氏讀作峻。○通考。吳氏程曰。喧諶並可晚反。上從詩則况晚反音義並與喧同。下音萱協韻作况晚反。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

興也。新安陳氏曰。此於詩之大義屬興。借淇聲。去。竹起興。以美衛武公有文之君子也。斐文

貌。雙峰饒氏曰。有斐是說。做成君子之人。所以切以刀。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也。

鋸。居御反。琢以椎。直迫反。鑿者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鑣

音錫。他浪反。○通考。吳氏程曰。磨以沙石。皆治物使

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扶又反。磋之治玉石

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

切與琢是治之有端緒。瑟嚴密之貌。備武毅之貌。嚴

不羸疎也。武毅不怠弛也。○東陽許氏曰。嚴密是嚴厲。續密武毅是剛武。彊毅以恂。慄釋瑟備。而朱子謂

恂慄者。嚴敬存乎中。金仁山謂所守者嚴密。所養者剛毅。嚴密是不羸疎。武毅是不頽惰。以此展轉體認

則瑟備之義可見。赫喧宣著盛大之貌。雙峰饒氏曰。宣著釋赫字。盛大釋喧字。

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星上聲。

察克治之功。新安陳氏曰。學所以致知。知視行為易。故以切磋比之。治骨角猶易於治玉石。

也。自脩所以力行。行視知為難。故以琢磨比之。治玉石則難於治骨角矣。通考。東陽許氏曰。講習討論。既講之又重習之。復討論之言之轉密。省是內自警省。密是密察精詳。此求已有未善也。克者勝去。治者平



份按瑟備赫喧是止至善之  
驗宋子云此不是做工夫處  
是成就了氣象焦地蛟峰乃  
謂瑟是工夫細密云云殊非  
朱子之意  
呂晚村曰恂慄威儀俱從學  
修處來方有根據從瑟備赫  
喧出方有體認文曰通節原  
無重敬字意瑟今兩句以敬  
字會却於理無病又曰章句  
無根敬止義勿仍舊曆已酉  
北元之謬

之此去其不善以從善也○黃氏洵饒曰道學格物  
致知也自脩誠意正心脩身也又曰講習討論始條  
理之事知也省察克治終條理之事行也又曰講習  
討論言格物致知省察言誠意克治言正心脩身  
**恂慄戰懼也**戰懼之意**威可畏也儀可象也**西山真氏曰威者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非徒事嚴猛而已儀者動容周旋中禮非徒事容飾而已○蛟峰方氏曰瑟是工夫細密備是工夫強毅恂慄是兢兢業業惟其兢兢業業戒懼所以工夫精密而強毅○新安陳氏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本左傳語威儀之美形於外附纂黃氏洵饒曰道盛德至善見得新民在明德中欲盡人道之當然必如此見得言綱領而條目在其中未又說新民此是至為精密處德以理之得於心言善以理之見於事言附語錄問解瑟為嚴密是就心言抑就行言曰是就心言問心如何是密處曰只是不粗疎恁地縝密○問備者武毅之貌恂慄戰懼之貌不知人當戰懼之時果

份按瑟備亦所以得之由  
未可遂謂之得所也

有武毅之意否曰人而懷戰懼  
之心則必齋莊嚴肅又烏可犯  
字謂**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  
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恂慄在裏德也威儀見於表容**卒乃指其實**謂盛德也**而歎美之也**朱子曰切而至善處琢而不磨亦未至善處瑟今備兮則誠敬存於中矣未至於赫兮喧兮威儀輝光著見於外亦未為至善至於民之不能忘若非十分至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忘○玉溪盧氏曰切磋則知至善之所止琢磨則得至善之所止恂慄見至善之德脩於中威儀見至善之容著於外德容表裏之盛一至善耳卒指至善之實非盛德之外有至善亦非明德之外有盛德也○新安吳氏曰理在事物則為至善身體此理而有所得則為盛德如君之至善是仁能極其仁即君之盛德也明德是得於稟賦之初者盛德是得

呂晚村曰不忘與新民之不忘微有不同蓋彼以功業言此以道德言彼是感戴意思多此是佩服意思多又曰民之不能忘似說向外邊然推究民之所以不能忘之故只是明明德之極處同是民之不能忘在明明德之則為明明德之至善在新民言之則為新民之至善不然則下節末句不幾於重見疊出耶然則此節固不可云即屬下新民說而亦不必云明明德之中有新民也

於踐履之後者亦只一理而已○新安陳氏曰此章釋止至善亦有釋知止能得之意於止知其所以知止也引淇澳而釋之學與自脩言明明德所以得止至善之由恂慄威儀盛德至善指其得止至善之實民不能忘已開新民得止至善之端下文方極言之耳章句所以得之之得字正與經文能得之得字相照應○東陽許氏曰此節工夫全在切磋琢磨四字上章句謂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治之有緒謂先切磋而後可以磋磨循序而進工夫不亂益致其精謂既切磋而又須磋磨求其極至工夫不輟益致其精謂學是就知上說止至善講習討論窮究事物之理自淺以至深自表以至裏直究至其極處琢磨是就行上說止至善謂脩行者省察克治至於私欲淨盡天理流行直行至極處瑟今憫兮謂恂慄是德存於中者完赫兮喧兮謂威儀是德見於外者著通考吳氏季子曰淇澳者衛淇水之濱也菉竹者淇澳所產之物也竹之為物在在有之而淇園之竹名天下則以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特異於他處也猗猗者豐美之

下淇園之竹以寒決河寇恂伐淇園之竹為矢以給軍耳鄆道元云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又可證朱子止及漢之故然未遯其所由始惟晉戴凱之言淇園衛地殷紂竹園也見班彪志毛詩所詠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是北土寒冰至冬地凍竹根類淺故不能植唯斂竹根深能晚生故曰根深耐寒茂被淇苑然則詩所謂綠竹乃斂竹非常竹也亦可備異聞斂音夫呂晚村曰顧麟士云此節釋詩一段即貼衛武公而不泛及以正節為人君五句貼文王下節親賢三句貼前王例觀而知之也按此論極緊章內五引詩皆借詩之語句發明止至善道理耳如敬止止

貌詩人假此以形容衛武公之德彰著而不可揜者如此要其彰著而不可揜則未嘗無所本也譬之骨角必既切而復磋之極其滑澤然後已譬之玉石必既琢而復磨之極其精細然後已蓋日積月累之功非一朝一夕所能辦也迨夫嚴密之貌瑟然武毅之貌儻然而誠敬存於中宜著之象赫然盛大之象喧然而光輝見於外則其出處語默之間動容周旋之際自覺斐然成章可觀可度使當世之人近之則不能捨遠之則不能忘斯可見其德之盛善之至而有以為新民之地矣吾觀武公年九十餘猶日教其臣以箴儆已之過失則其切磋琢磨者可知矣如抑之一詩既曰敬謹威儀維民之則又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則瑟儻赫喧者可想矣迨其沒也國人思之而極其尊稱曰睿聖武公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信乎不可誣也上段既引玄鳥緜蠻文王三詩以明學者之不可不知止此段乃援淇澳烈文二詩以明得其所止之效也淇澳所言以明德之極而原新民之始烈文所言者以新民之極而要明德之終大學

字詩文屬語辭而此竟作實字則語句且不執定解况語句所指之人之事乎依渠例將邦畿節貳武丁孫子蘇轅節貳周衰賤者乎○困勉錄曰淇澳節章句或問大全蒙引存疑後說俱不主武公言蓋商懷威儀盛德至善原非武公所及不過借其詞以發其義耳惟吳季子主武公言而麟士本之然終不妥也余初誤收

迭引之以互相發明耳存疑章句瑟嚴密也嚴即其嚴乎之嚴訓畏密是謹密不疎略也嚴密嚴而且密也要之只是敬而不息若有息則疎略而不密矣備武毅也武勇力也故曰孔武有力毅不息也故曰非毅無以致遠武毅武而且毅也人心何以見武毅強以勝欲便是武不息即毅也觀易君子自強自勝之謂強意可見○問瑟兮備兮分釋則曰嚴密武毅總釋則曰戰懼曰嚴敬之存於中何也曰嚴密以用心於去欲言武毅以其能勝欲言要知只是一箇敬然有始終之分○蒙引章句曰赫赫宣著盛大之貌饒氏分解赫赫宣著貌喧盛大貌而詩傳却解喧為宣著可見饒氏之穿鑿按赫赫師尹赫赫於盛大義尤近不必分者為是○章句於恂慄則合解曰戰懼也於威儀則分解曰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則恂慄二字便當合看如敬謹之意斷不可分貼○先有是嚴敬存於中後方有是輝光著於外此二句雖均是得之之驗然自有先後表裏之別○民之不能忘也不必謂聖人之德被於人而不能忘只當云德者人之所

呂晚村曰兩句要透由註中能便二字之意不是說前王預為後世之君子小人計凡後世君子小人之所以如此者皆前王之至善有以使之也若只將親賢樂利諸頭隨筆敷衍仍只說得民之不忘不見得所以不忘之故註中能便二字之意不出則至善兩字不透又曰新民至善本就當時而言所以親賢樂利必推論到後世不忘者後世尚如此則當時自可知耳又曰沈蛟門云本節重在後世上講以發新民止至善意按不是重後世正從後世追原

同得也今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光輝充盈又如此故民皆仰望之而不能忘也○存疑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所謂盛德至善亦不外此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烏呼樂音洛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通考趙氏惠曰大學釋文戲音義字讀似有古

凶美惡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

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

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

久而不忘也朱子曰沒世而人不能忘如堯舜文武之德萬世尊仰之豈不是賢其賢如周

到前王之至善處蓋新民之止至善前王一向如此只是愈久不忘正見其善之至耳不是當時相忘後世忽然感念也○困勉錄曰須知賢即其親樂即其利自其德業之盛為法後人言則曰賢自其德業之盛足覆後人言則曰親自其利之樂處言則曰樂自其樂之實處言則曰利份按陳氏以後賢後王分貼賢親未妥

困勉錄曰前王不忘與上文之不忘不同上不忘是不忘其德下不忘是不忘其澤諸家樂以為承上文民不能忘說殊未是份按此節言新民之止於至善新民雖自明德來却不可

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為先祖之所自出豈不是親其親○玉溪盧氏曰此兩節相表裏上節即此節之本原此節即上節之效驗然則新民之至善豈在明明德止至善之外哉○仁山金氏曰賢其賢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崇其德也親其親者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象其賢也樂其樂者風清俗美上安下順樂其遺化也利其利者分井受廩安居樂業沐其餘澤也○新安陳氏曰後賢賢其賢後王親其親下賢親二字指前王之身後民樂其樂而利其利下樂利二字指前王之澤傳文雖未嘗言新民止於至善之工夫事實然就親賢樂利上見得前王不特能使當世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後世尚且如此可見新民止於至善之效驗矣通考黃氏洵饒曰前王不忘此不忘接上不忘又曰無一物不得其所即上文止仁敬孝慈信之謂○吳氏季子曰烈文之詩所以形容文武之盛德於戲前王不忘謂文武為前王則是後世之人慕之而不忘也文武何以使後世之人慕之而不忘哉自明德新民推之而極於止至善能

以明新並舉致失賓主也

使天下後世人人滿其願物物遂其欲由後王後賢而觀之舊章成憲無非可行嘉言懿行取法不暇而得以賢吾之賢祖功宗德百世不遷孝子慈孫萬代如見而得以親吾之親由後民而觀之含哺而嬉浩然無憂鼓腹而遊泰然自適而得以樂吾之樂鑿井而飲無求於人耕田而食不願乎外而得以利吾之利夫如是則後世之人安得不思其盛德大業想其遺風餘烈終其身而不忍忘也哉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所以啓祐後人者雖至於穆王之時猶歎仰思慕而不已豈非賢其賢而親其親乎既醉之民則曰吾君述文武之道而使我醉酒飽德以享太平也鴻鴈之俗則曰吾君明文武之功而使我還定安集以得其所也豈非樂其樂而利其利乎春秋戰國以來王室而既卑矣以地則不大於曹滕以民則不衆於邾莒然天下之強諸侯猶戴之以為共主其辭命所及一則曰文武二則曰文武宗周之祀縣縣延延至於八百餘年而民不忍去之者沒世不忘之明驗也論大學之功用必如是而後可以為至善傳

大學者所以舉二詩而詔後世歟附蒙引此所謂賢其賢與論語之賢賢不同此所謂親其親與中庸九經之親親不同蓋彼下一賢字指入言而此下一賢字指德言彼下一親字亦指入言謂諸父昆弟之屬也而此下一親字則指先王之遺恩言所指異也○賢其賢者先王有是德業之盛是其賢也吾則從而賢之所謂幸由舊章者也○親其親者先王有是覆育之恩在我之身是其親之所在也吾則從而親之所謂子子孫孫此兩節味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記樂記咏歎之淫泆之○雙峰饒氏曰咏歎言其詞淫泆言其義淫泆者意味溢乎言詞之外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雙峰饒氏曰明德新民兩章釋得甚略此章所釋節目既詳工夫又備可見經首三句重在此一句上節目謂仁敬孝慈等工夫謂學與自脩○玉溪盧氏曰此章凡五節第一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第二節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以知止之事

而言也第三節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以得其所止之事而言也第四節言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體所以立第五節言新民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用所以行○雲峰胡氏曰此章釋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兼釋知止能得又兼釋入者條目其中學是致知格物之事自脩是誠意正心脩身之事親其親以至利其利是化及於家國天下○臨川吳氏曰此章綿蠻詩承上文物各有所止之意以明人當知所止之義而起下文實指人所當止者之說此蓋發止於至善之端也文王詩以下承上文人當知所當止之義而實指人所當止之處淇澳切磋琢磨承上文實指人所當止之處而言求止於所當止者之由此蓋示止於至善之方也瑟僖以下言明明德得止於至善之極而發新民之端烈文詩以下承上文民不能忘之說而言新民得止於至善之極以著明明德之效此蓋極言止於至善之效也

困勉錄前說曰。赴訴者各輸其情。此聽訟時之無訟也。無怒可訴。此并不待聽訟時而無訟也。後說曰。按只作無怒。可訴說為直提。若兼赴訴說。則仍是聽訟矣。余前說似未安。

份按章句引夫子之言。竟就聖人能使無情者不得盡辭。說入絕不待聽而自無。輕撤開聽訟或問亦然。可見蒙引謂須將聽訟句置之。說最為的當。凡諸說以聽訟為末者皆非也。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

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

此推本言之。明明德為本。乃傳者言外之意。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即

新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

先後矣。朱子曰。聖人說聽訟我也無異於人。當使其

是他所以無訟者。却不在於善聽訟。在於意誠心正。

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

份按朱子謂不得盡其辭。是無訟之由。蒙引則謂此只是無訟不是。所以無訟處。困勉錄主蒙引說。愚謂蒙引說固當。然大畏民志。在不得盡辭上。不得盡辭。又似在無訟上。則以大畏民志。使不得盡辭。皆作所以無訟處。亦無不可。

○使民無訟在我之事。本也。此所以聽訟為末。○無

情者不得盡其辭。便是說那無訟之由。然惟先有以

服其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虛誕之辭。○如成

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

子臯又何曾聽訟了。致然。只是自有感動人處耳。○

雙峰饒氏曰。聽訟未也。使無訟理其本也。傳者舉輕

以明重。然引而不發。知此則見明德新民之相為本

末矣。問無情。曰。情與偽對。情實也。偽不實也。論語曰

民莫敢不用情。○玉溪盧氏曰。有訟可聽。非新民之

至善無訟可聽。方為新民之至善。無訟則民新矣。使

民無訟。惟明明德者能之。聽訟使無訟之本末先後

即明德新民之本末先後也。經文物有本末。上有知

止能得一節。前章釋止至善。而知止能得之義。已在

履文王之庭是文王之德大畏民志自然無訟○臨  
川吳氏曰上章烈文以新民之所止言之而著明明  
德之效者是能新民者皆本於明明德也故此章言  
聖人能使民德自新而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  
辭自然有以畏服其心志是以訟不待聽而自無者  
蓋本於能明其明德也故朱子曰觀於此言可以知  
本末之先後矣通考吳氏季子曰此一章專釋物有  
本末之義所該者廣矣獨言訟者舉一以例其餘也  
蓋天下之事物莫不有本本正而未隨之本者天下  
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自大學言之則  
明明德本也新民末也無訟者新民之驗而所以大  
畏民志者非明明德孰能與於此夫惻隱羞惡是非  
辭遜之心與生俱生皎然於方寸間者所謂明德也  
人孰無之然氣稟所生之軀口欲綦味鼻欲綦臭目  
欲綦色耳欲綦聲天地間之物不能以各充其所欲  
也則勢不能無爭凡所以相刃相靡胥戕胥虐至於  
為鼠牙雀角之訟者物欲蔽其明德耳兩造具備師  
聽五辭厚貌深情各騁其辯雖天下之智者猶不能

不為之惑聖人謂聽訟者末也而使之無訟者本也  
能屈其口此但可以施之聽訟耳苟欲使之無訟非  
屈其心不可欲屈其心則何以哉天下之人同此生  
則亦同此德德之明者雖暫為物欲之所蔽然觸之  
即覺感之即悟未始亡也彼訟者在庭頑嚚忿戾之  
氣固勃勃乎其可拘要其本心則孰曲孰直蓋自瞭  
然於胸中此則所謂明德也欲屈其心者當於此而  
求之聖人與天下之人同一明德者也即此之明而  
明彼之明則頑嚚忿戾之氣自然剝落解散本心徐  
還天理畢見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想森不容遏惟  
見鬪爭之為可恥而愧懼不暇縱有誕謾無實之辭  
當不出諸其口矣尚何訟之有哉夫民志有所畏服  
而後無情之辭不獲自盡矣蓋雖欲盡而不敢盡也  
茲非新民之驗歟大學之道守約而施博執要以御  
詳莫不致力於其本而未嘗從事於其末故教學者  
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欲其宛轉歸已姑即聽訟一  
端以明之耳○黃氏洵饒曰聽訟猶入理末也使無  
訟乎治本也不得盡其辭明德也畏服民志新民也

份按黃氏云不得盡其辭明  
德也殊所不解

份按說統云知本有三說一說指聖人聽訟二句為知本之言一說直斷使民無訟者為知本一說借訟上推開說使教人於大畏民上探討悟頭不是沾滯語亦不是推原語此解得之困勉錄云第一說或謂指聖人知本與此大同小異蒙引辨之詳矣第二說近似然章句亦不從者蓋此句要推開看如此說便難推開惟第三說是章句之意份謂孔子豈僅僅知本者第一說謂孔子知本誠非也夫以此字指孔子而謂孔子為知本則不可若以此字指使無訟者而謂使無訟者為知本矣不可乎或問云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

統言明德新民止至善即唐虞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之意蒙引不可以聽訟為末無訟為本須把聽訟一句置了只就無訟句內討出本末之意蓋民之無訟者民德之新也未也所以使民無訟者已德之明也本也必已之德明然後民德始新而自無訟本末先後了然矣○使字當玩味是孔子自說他要如此故章句或問皆以聖人言之使字內面正有道理便是能明明德以大畏民志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只是無訟處不是所以無訟處大畏民志所以使民無訟者也○此謂知本此指孔子所言也章句曰觀於此言正謂此也謂孔子言不以聽訟為難而必以使民無訟為貴於此便見得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故可以知本末之先後或謂指孔子知本此於本文似不費力於章句則不合矣以為孔子知本則孔子豈止近道者哉章句所以不如此解者正自有說也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新安陳氏曰此章釋本末以結句四字知之知本之當先

明效亦是以使無訟者為得其本也即欲將末句推開說去亦須將使無訟之為知本正解末句而以註觀於此言二句我在末句之下作推開說然後對酌焉彼說統及困勉錄所定尚未嘗也○翼註云本字即經文物有本末之本知字即經文知所先後之知看來此謂知本文法與後此謂修身在其心等同俱是結經文也困勉錄云翼註此說正發明章句之意依此則章句觀於此言二句當在此謂知本之上份謂困勉錄謂觀於此言二句當在此謂知本之上不若天蓋樓祝端宸自記以觀於此言二句我在言外為更矣

則自知末之意後矣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衍延面反亦作羨通考吳氏程曰饒氏謂知本即物格之誤今為衍文○

東陽許氏曰雙峰云知字彷彿與物字相類本字從木亦是格字偏傍此說亦有意思若如此則兩句總是格物致知章結句爾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關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

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即物如即事即景隨

吾所接之事物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

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附纂黃氏洵饒

曰莫不有知本然也莫不有理一物一太極理有未窮物未格也知有不盡知未至也附蒙引人心

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二句雖平說然實以見乎人心所知者即物之理而物之理

元無不具於人之一心也故下文遂繼之以曰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

始教須看始教字此是大學第一件下工夫處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

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已知即上文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之知而益

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

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

體大用無不明矣新安陳氏曰久字與一旦字相應用力積累多時然後一朝脫

然通透吾心之全體即釋明德章句所謂具眾理者吾心之大用即所謂應萬事者也附纂黃氏洵

饒曰已知之理遂明之意無不到則物格無不明則知至此謂物格此謂知之

至也問所補第五章何不效其文體朱子曰亦嘗效而為之竟不能成大學不說窮理而謂

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究○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窮盡一物之理致知便只是窮得物理盡然

我之知識亦無不盡處○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試考其說就日用

問如此作工夫久之意思自別。○問經文物格而後知至却是知至在後今乃云因其已知而益窮之則又在格物前曰知元自有纔要去理會便是這些知萌露若懵然全不向著便是知之端未會通纔思量著便這箇骨子透出來且如做些事錯纔知道錯便是向好門路却不是方始去理會箇知只是如今須著因其端而推致之使四方八面千頭萬緒無有些不知無有毫髮窒礙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擴而充之便是致字意思。○表者人物所共由裏者吾心所獨得有人只就皮殼上用工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見處有人思慮向裏去多於事物上都不理會此乃說玄說妙之病二者都是偏若到物格知至則表裏精粗無不盡。○北溪陳氏曰理之體具於吾心而其用在事物精粗巨細都要逐件窮究其理若一事不理會則此心關一事之理一物不理會則關一物之理非揀精底理會而遺其粗大底理會而遺其小也頭緒雖多然進亦有有序先易

而後難先近而後遠先明而後幽。○西山真氏曰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蓋卽物而理在焉庶幾學者有著實用功之地不至馳心於虛無之境若不就事物上推求義理則極至處亦無緣得知盡。○雙峰饒氏曰格物窮至那道理恰好闡與處自表而裏自粗而精然裏之中又有裏精之中又有至精透得一重又有一重且如爲子必孝爲臣必忠此是臣子分上顯然易見之理所謂表也然所以爲孝爲忠則非一字所能盡如居則致其敬養致樂病致憂喪致哀祭致嚴皆是孝裏面節目所謂裏也然所謂居致敬又如何而致敬如進退周旋慎齋升降出入揖遜不敢踐噫噓咳不敢欠申跛倚寒不敢襲養不敢搔之類皆是致敬中之節文如此則居致敬又是表其間節文之精微曲折又是裏也然此特敬之見於外者耳至於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如弗勝以至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又是那節文裏面骨髓須是格之又格以至於無可格方是極處精粗亦然如養親一也而有所謂養

大學大全 卷之三  
口體有所謂養志。口體雖是粗。然粗中亦有精。養志雖是精。然精中更有精。若見其表不窮其裏。見其粗不窮其精。固不盡然。但究其裏而遺其表。索其精而遺其粗。亦未盡須是表裏精粗無所不到。方是物格。○玉溪盧氏曰：心外無理。故窮理即所以致知。理外無物。故格物即所以窮理。知者心之神明。乃萬理之統會。而萬事萬物之主宰。言窮理則易流於恍惚。言格物則一歸於真實。表也粗也。理之用也。裏也精也。理之體也。衆理之體即吾心之體。衆理之用即吾心之用。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則明明德之端在是矣。物格知至。雖一事而實一事。故結之曰：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須兼看。或問大學始教。是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為始。謂是大學用功起頭。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此正是格物用功處。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是言格物本是逐一件窮究。格來格去。忽然貫通。事雖萬殊。理只是一。曉理之在此事如此。便可

份按吳氏此條。始則以物之自然當然者為理。謂是人所當格。後則謂窮其所以為格物。夫物之自然當然。與所以然者。皆是理。窮理者固於此

大學大全 章句 中  
曉理之在彼事亦如此。到此須有融會貫通。脫然無礙。如冰消雪釋。怡然渙然處。格物工夫至此。方極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是言格物於一事之中。須推明得到底透徹。全無疑礙。方是一物中表裏精粗無不到。事事如此。詳細是衆物表裏精粗無不到。○纂疏：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乃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天地以形體言。乾坤以性情言。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句就致知上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此句就格物上生。○能存心則端莊靜一。以為窮理之本。知窮理則學問思辨以致盡心之功。○吳氏季子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凡一物必有一理。理則物之自然而處物之當然者也。文公嘗曰：學者須知天如何而能高地如何而能厚。鬼神如何而能幽顯。山嶽如何而能融結。方是格物。高也厚也幽也顯也融也結也。皆物之自然者。

窮之。然如吳氏所云。前後却似不相貫串也。陳安卿謂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而以當然者為親切。謂熟此則其餘可類舉。朱子答書謂大學本更有所以然一句。蓋論其親切者。則宜如大學或問之舉。當然與所以然二者為說。若欲盡舉之。則須如安卿所說云云也。

也。又曰。如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便是一身之則。重也。恭也。端也。止也。靜也。直也。肅也。德也。莊也。皆處物之當然者也。是之謂理。理散於萬物。而知具於吾心。未有一物之不可測識者。人惟不能隨物體認於其所自然。與其所當然者。行不著。習不察。然後吾之靈日就晦蝕。而於物有所不知。雖知有所不盡矣。大學始教。所以必使學者。物物而察之。事而思之。彼之自然者。為何如。我之當然者。又何如。因其所已知。窮其所未知。探端以求緒。循末以反本。自一身而言之。耳吾知其為聰。而不可以不聰也。必窮其所以聰。與夫所以不可不聰之理焉。目吾知其為明。而不可以不明也。必窮其所以明。與夫所以不可不明之理焉。推而至於若鼻若口若手若足若肢若體。莫不皆然而無醉生夢死之患矣。自一家而言之。父吾知其為慈。而不可以不慈也。必窮其所以慈。與夫所以不可不慈之理焉。子吾知其為孝。而不可以不孝也。必窮其所以孝

與夫所以不可不孝之理焉。推而至於若兄若弟若夫若婦若長若幼。莫不皆然而無冥行徑趨之患矣。自一國而言之。君吾知其為仁。而不可以不仁也。必窮其所以仁。與夫所以不可不仁之理焉。臣吾知其為忠。而不可以不忠也。必窮其所以忠。與夫所以不可不忠之理焉。推而至於若朝若野若官若民。若上若下。莫不皆然而無逆曳倒植之患矣。窮其所以。即格物之說也。既格一端。又格一端。久而不輟。則因此驗彼。倫類自通。始也。知一隅而已。終則反之於三隅。始也。知一事而已。終則散之於萬事。八牕玲瓏。四面洞達。則象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然格物致知之學。自持敬入。苟不能持敬。則胸中雜亂。而無主一之功。事物之交於吾前。方且眩瞶顛倒。而不暇。又何物之可格哉。文公謂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於此。而得失可驗。又嘗誨其門人曰。觀書察理。草草不精。皆由此心雜。而不一。莫若收斂身心。淨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作得主宰。方能見理由

翼註曰。毋自欺也。四句。要緊。緊。一氣說。只是一意。蓋自欺者。反言之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正言之也。一反一正。固無兩意。此之謂者。承言之也。即此便謂之自慊。亦無兩意。

份按八條目。節節有工夫在。正心自有正心工夫。修身更有修身工夫。此雖不至若誠

意之費力。然謂正脩則無工夫。其治病之方。已具誠意章。恐不可也。

族父摺九曰。意字只指欲為善去惡的一念說。故緊著好惡兩句。言其好善惡惡必當如此也。高中玄謂好惡宜懸空說。而駁朱註好善惡惡之語為非謬矣。

是觀之。人之欲格物致知者。可不敬乎。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通考黃氏洵饒曰。此章為夢覺關。知之始事。又曰。此一章明善之要。單立致知誠意兩章。一以示明善之要。一以示誠身之本。文理若不接續。血脉相為貫通。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

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好惡上字皆去聲。謙讀為慊。苦劫反。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雙峰饒氏曰。心之正不正。身之脩不脩。只判於意之誠不誠。所以中庸孟子只說誠身便貫了。誠意正心脩身。此章雖專釋誠意。而所以正心脩身之要。實在於此。故下二章第言心不正。身不脩之病。而不言所以治病之方。以已具於此章故也。○雲峰胡氏曰。大學條目有八。只作六傳。格物致知二者實是一事故。統作一傳。自正心以下五者工夫次第相接。故統作四傳。

惟誠意獨作一傳。然誠意者。自脩之首。已兼正心脩身而言矣。章末曰。潤身曰心廣。提出身與心二字。意已可見。○新安陳氏曰。前章云。如琢如磨者。自脩也。誠意正心。脩身皆自脩之事。而誠意居其始。故曰自脩之首。附蒙引註。自脩之首也。按脩身必自格物致知始。而此以誠意為自脩之首。何歟。蓋此自脩專以力行言。本上章如琢如磨者。自脩也。自脩對道學包誠意正心脩身故。此為之首。彼格物致知。特以啓其自脩之端耳。

毋著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上聲。下同。

惡。此知字。帶從上章致知之知字來。附蒙引不曰。知為善去惡。而必曰。知為善以去。惡者。見得非為善自為善去。惡自去。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

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雲峰胡氏曰。毋自欺。三字釋誠意二字。自字與意字相應。欺字與誠字相反。○新安陳氏曰。自欺。自謾也。○東陽許氏曰。誠意是致知以後事故。章句曰。知為善。謙快也。足也。

謙快也。足也。朱子曰。誠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

份按舊註釋自欺云人莫不知善之實為然知之不切則其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為善以自欺者其後屢加改易以為經言毋自欺這說話極細蓋言為善之意稍有不實照管少有不到處便為自欺未便說到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為善以自欺處若如此則大故無狀有意於惡非經文本意也又曰所謂毋自欺者正當於幾微毫釐處做工夫只幾微之間少有不實便為自欺豈待如此很當至於陰在為惡而陽為善而後謂之自欺耶愚謂朱子此條說得極細朱子之意非謂大故無狀有意於

意章皆在兩箇自字上用功。○新安陳氏曰謙字與愜字同音同義為快字說不盡又添足字快而且足方是。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新安陳氏曰地即處也此獨字指心所獨知而言非指身所獨居而言附纂黃氏洵饒曰誠其意者念頭也必慎其獨中庸慎獨本在此毋自欺是解誠意之正義心術之所發涵善惡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去聲人也。不求自慊便是為人。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此指獨字以審其幾焉。新安陳氏

惡如下節所云者不是自欺也蓋此等乃是自欺之甚者然正不必待如此而後謂之自欺夫舉其甚者以為自欺則無以知其未甚者之亦為自欺也舉其未甚者以為自欺則其甚者之固為自欺不待言而可知也今集註定本云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舉輕該重稱詞甚為圓活勝舊本遠矣。份按朱子謂如好好色如惡惡臭連母自欺說又謂有一毫不快之意便是自欺可見毋自欺四句須一氣說章句解此所用虛字皆緊相聯貫又以不可徒苟且句收住蓋將下三句俱納在毋自欺句中矣。

曰周子云幾善惡已所獨知乃念頭初萌動善惡誠偽所由分之幾微處必審察於此以實為善去惡如別岐途之始分處起脚不差行方能由乎正路否則起脚處一差差毫釐而謬千里矣。○朱子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問知至下如何到誠意又說毋自欺曰到這裏方可著手下工夫不是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去下面節節有工夫在。○譬如一塊物外面是銀裏面是鐵便是自欺須表裏如一。方是不自欺須是見得分曉如知鳥喙不可食水不可蹈則自不食不蹈如寒欲衣飢欲食則自是食不飽已如果見善如飢欲食寒欲衣見惡如鳥喙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此意自是實矣。○鳥喙藥名食之能殺人。○自欺是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為却又不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為却又自家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不知不識只喚做不知不識不喚做自欺。新安陳氏曰以上語以知為重見得物格知至為意誠之根基也。○纔說不自欺則其好善惡

份按語類云。因說自欺欺人。曰欺人亦是自欺。此又是自欺之甚者。若論自欺細處。云愚謂起處數語不可刪。翼註曰。自慊二字。今人但看做效驗了。殊不知慊字著力。自慊字。猶云自家求慊自家也。以用功言。不以成功言。毋自欺而實用力於好惡。此便

惡。只要求以自快自足。如寒而思衣。以自溫。飢而思食。以自飽。非有牽強苟且。姑以為人之意也。○如鑄私錢。做官會此。是大故無狀小人。豈自欺之謂耶。此處工夫極細。未便說到粗處。前後學者說差了。緣賺連下文。小人閒居一節看了。所以差也。○如有九分義理。雜了一分私意。便是自欺。到得厭然揜著之時。又其甚者。○十分為善。有一分不好底意。潛發於其間。便由邪徑以長。這箇却是實。前面善意却是虛矣。○凡惡惡之不真。為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或有為而為之。或始勤而終怠。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論自欺細處。且如為善自家也。知得是當為也。勉強去做。只是心裏又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如為不善也。知得不當為而不為。心中也。又有些便。為也不妨底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偽不實矣。○自慊與孟子行有不慊於心。相類。亦微不同。孟子訓滿足意多。大學訓快意多。問自慊只是真實為善去惡。無牽滯於己私。只是快底意。方始心下滿足。曰是。○自慊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慊了。非謂做得

叫做自家求慊自家的。不叫徇外為人的。觀此之謂三字。可見毋自欺便是自慊了。不可以毋自欺為誠意。自慊為意誠。

善了。方能自慊。自慊正與自欺相對。所謂誠其意。便是。要毋自欺。非是誠其意了。方能不自欺也。自慊者。外面如此。中心也是如此。表裏一般。自欺者。外面如此。中心其實有些子不願。只此便是二心。誠偽之所由分也。○謹獨則於善惡之幾。察之愈精。愈密。○如與眾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北溪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實如一之謂。自欺。誠之反也。大抵此章在自慊。而無自欺。首言如好好色。惡惡臭。是就人情分曉處。譬之好色。人所同好。好則求必得之。惡臭。人所同惡。惡則求必去之。而後快足。吾意。意所快足處。是自家表裏真實恁地。非苟且徒為此也。人之好善惡。亦須表裏真實如此。自求快足。方是誠意。如稍有不自實。曾次間。便自覺有欠缺處。如何會快足。此便是自欺。果能自表而裏。斷然真實恁地。始快足。吾意。此便是自慊。便是誠然。自慊自欺。皆自家心裏事。非他人所知而已。獨知之。所以君子貴就那獨處。便謹審其幾之發也。○徽菴程氏曰。慎不但訓謹。有審之意焉。○問毋自欺。還是

份按朱子謂合下好惡時便要自慊。非謂做得善。方能自慊。則自慊恐不得云誠意之效。不自慊即是自欺。許氏謂自欺害也。不自慊為入。折而為二亦非。

須從戒謹恐懼上做起。抑戒謹恐懼即是毋自欺。境界潛室陳氏曰。戒謹恐懼與謹獨是兩項地頭。戒謹恐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存誠養性氣象如此。謹獨是衆人不聞不睹之際。存誠工夫如此。中庸兼已發未發說。故動息皆有養。大學只就意之所發說。故只防他罅漏處。雙峰饒氏曰。此章用功之要在謹獨上。凡人於顯然處致謹。其意未必果出於誠。若能於獨處致謹。方是誠意。雲峰胡氏曰。君子小人所以分。只在自欺與自慊上。兩自字與自脩之自相應。自欺者誠之反。自脩者不可如此。自慊者誠之充。自脩者必欲如此。獨字便是自字。便是意字。所以中庸論誠首尾言慎獨。此章論誠意亦兩言慎獨。東陽許氏曰。誠意只是著實為善。著實去惡。自欺是誠意之反。毋自欺是誠意工夫。二如是誠意之實。自慊是自欺之反。而誠意之效。慎獨是誠意地頭。欺慊皆言自是意之誠。不誠皆自為之。自欺者適害已。不自慊者徒為入。惡惡臭好好色。人人皆實有此心。非偽也。二如字曉學者當實為善去惡。如惡惡臭好好色。

份按誠意乃人鬼關。許多病痛都在此中。一齊掃除。慎獨正是著手下工夫處。正心章語類謂要緊最是誠意時節。分別善惡最要著力。所以重複說道。必謹其獨是也。乃此章語類顧謂為不大段著力。只就上面省察防閑。照管不到處。何也。夫誠意之功。本與致知一發同時做去。則欲慎獨以掃除許多病痛。最為要緊。豈有不大段著力者。及至物已格知已致後。則意之誠已八九分。不至大段自欺不誠。然亦有照管不著所在。更須就上面省察防閑。所謂如用兵禦寇。寇雖盡剪除。猶恐林谷草莽間有小小隱伏者。或能開出為害。更當搜過始得。乃是就物格知至後言之也。

色之為也。附語錄。自欺未說到與人說時。方謂之自欺。只是自家知得善好。要為善。然心中却覺得微有些沒緊要底意思。便是自欺。欺人亦是自欺。此又自欺之甚者。便教盡大地。只有自家一人。也只是自欺。只今有一毫不快之心。便是自欺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一段便是連那毋自欺也。說言人之毋自欺時。便要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樣方得。若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此便是自欺。毋自欺者。謂如為善若有些子不善。而自欺時。便當斬根去之。真箇是如惡惡臭始得。問知至而後意誠。則知至之後。無所用力。意自誠矣。傳猶有謹獨之說。何也。曰。知之不至。則不能謹獨。亦不肯謹獨。惟知至者。見得實是實。非灼然如此。則必戰懼以終之。此所謂能謹獨也。如顏子請事斯語。曾子戰戰兢兢終身。而後已。彼豈知之不至。然必如此。方能意誠。蓋無放心底聖賢。惟聖罔念作狂。一毫不少不謹懼。則已墮於意欲之私矣。此聖人教人徹上徹下。不出一敬字也。蓋知至而后意誠。則知至之後。意已誠矣。猶恐隱微之間有



○當物未格知未至時誠意之功與格致同時做去其時所謂自欺者所包甚廣凡大故無狀及偶然照管不到皆在其中此皆獨之當慎者也及其物格知至後則其所為慎獨止有照管不到小小病痛無復有大故無狀者矣。

所不實又必提撥而謹之使無毫髮妄馳則表裏隱顯無一不實而自快慊也○若不真知得到都恁地鵲鵲突突雖十日視十手指衆所共知之處亦自七顛八倒了更如何地慎獨○問所謂必致其知方肯謹獨方能謹獨曰知不到田地心下自有一物與他相爭鬪故不會謹獨○中庸論誠曰一則誠雜則偽只是箇心便是誠才有兩箇心便是自欺好色惡惡如惡臭他徹底只是箇心所以謂之自慊若才有些子間雜便是兩箇心便是自欺如自家欲為善後面又有箇人在這裏拗你莫要惡惡此便是欲惡惡又似有箇人在這裏拗你莫要善云云正是此自欺因引近思錄如有人焉欲為善云云正是此有惡以為之閒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知至後意固自然誠但其閒雖無大段自欺不誠處然亦有照管不著所在所以貴於謹其獨至於有所未誠依舊是知之未真若到這裏更加工夫則自然無一毫之不誠矣○朱子

李九我曰獨即意也以其意為己所獨知故曰獨耳或不慎獨之為誠意而以為誠意又受慎獨誤矣○吳因之曰審其幾幾字指善惡即意

文集答孫敬甫書論誠意一節極為精密但如所論則是不自欺後方能自慊恐非文意蓋自欺自慊兩事正相抵背纔不自欺即其好惡真如好好色惡惡臭只為求以自快自足如寒而思衣以自溫飢而思食以自飽非有牽強苟且始以為人之意纔不如此即其好惡皆自為人而非有自求快足之意也故其文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而繼之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即是正言不自欺之實而其下句乃云此之謂自慊即是言如惡惡臭好好色便是自慊非謂必如此而後能自慊也所論謹獨一節亦似太說開了須知即此念慮之間便當審其自欺自慊之向背以存誠而去偽不必待其作姦行詐于名蹈利然後謂之自欺也小人間居以下則是極言其弊必至於此以為痛切之戒非謂到此方是差了路頭處也○蒙引慎其獨便是毋自欺毋自欺便是必自慊必自慊便是誠其意○自欺偽也自慊實也惟慎獨則意即獨也即幾也幾善惡也誠意之功只慎獨二字

也獨也。○份按呂晚村謂意非獨也。獨乃意之起頭。非意之全體。意直徹事為之終始。獨只是自靜而動之交。接頭。愚謂意之起頭固是獨知。即意之全體。實徹事為者。亦豈他人所能與知乎。雲峰及蒙引皆謂獨即是意。不當有如晚村之說也。又按或問云。至此而進之以誠意之說。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竟將慎獨提起。連毋自欺一滾說去。更可見慎獨之即是毋自欺。即是誠其意也。○晚村云。獨字中只辨實不實。不辨善惡。辨善惡乃致知甲裏事。又云。致知以後所為意者。已在善一邊。故此處只論實與不實。夫章句謂實與不實。已

足以致之而無餘矣。○兩箇自字。要體貼得明白。蓋欺自欺也。慊自慊也。所以必慎其獨也。知自之為自。則知獨之為獨矣。○朱子曰。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以此見慎獨之外。再無誠意之功。毋自欺而必自慊。須這處理會也。○幾有善惡。此正獨知之地。故慎其獨正為審其幾也。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是也。先儒謂周子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者。皆是此事。○存疑蒙引曰。毋自欺所以誠意也。自慊則意誠矣。此意似是而非。何也。蓋自慊求快足於己也。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即毋自欺也。毋自欺即誠意也。今以毋自欺為誠意。以自慊為意誠。則一是一。是效驗成兩意矣。看本文此之謂三字。可見只是上面意。○慎獨就是誠意工夫。蓋意者心之所發。正是獨知之地。誠意工夫。舍慎獨無可為者。

所獨知故必謹之於此。則慎獨之為辨實不實。固信然矣。然必指辨善惡為致知事。而不可闌入誠意傳。則未必盡然。蓋知未至時。誠意工夫固與格致一齊理會。豈得漫然云其時所為意者。已在善一邊。意既在善。而或有不實。終是知有未至。故誠意緊跟致知說來。朱子謂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又謂正心誠意須通格物致知說。正不得。截去分別善惡一層。而云與此傳絕無干涉也。○呂晚村曰。閒居即獨也。為不善。即不慎獨也。○份按中即獨也。獨即意也。翼註曰。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消沮即愧作意。愧則神消氣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閒音閑。厭鄭氏讀為厭於簡反。閒居獨處也。新安陳氏曰。獨處是身所獨居。與上文已所獨知之獨不同。厭然。見君子羞愧。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閒居為陽。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非知乃其秉彝之天。不可泯沒者。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

沮也。閉藏即下掩惡著善也。消沮了自去閉藏不是平說。份按人之視已二句。乃是實事。玩註所謂卒不可掩著自見。蓋此是惡之形於外也。晚村謂如見非真見也。在人或未必見。見亦不盡。即小人厭然處。見人之見如此。則無微不獻。無地可容。神理更緊。恐求深而反失之耳。份按朱子云。此便是惡底真實無妄。雙峰謂誠字兼善惡說非也。

份按蒙引云。章句幽獨之中。及閒居獨處也。二獨字。以地言。與慎獨之獨。以心言者不同。愚觀首節或問說慎獨處。謂欲謹之於幽獨隱微之與。與此節皆舉幽獨為言。似不得專指首節為心。而此節為地。即謂之皆以心言可也。至閒居獨處之獨。却只是指地。夫獨固當以心言。然地亦似可言獨。朱子謂獨也不只是獨自時。則獨自時固未始不為獨也。此閒居獨處之所以亦似可言獨也。又按黃貞父云。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是其獨之積。非以閒居為獨。其意蓋專就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其不能慎獨。而不泥閒居二字。因勉錄謂閒居獨處也。須活看。特對下見人。

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去聲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朱

曰。小人閒居為不善。是誠心為不善也。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為善不誠也。為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將虛假之善。來蓋真實之惡。自欺以欺人。也。然人豈可欺哉。閒居為不善。便是惡。惡不如惡。惡臭揜不善。著其善。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誠其意處。誠於為善。便是君子。不誠底便是小人。雙峰饒氏曰。閒居為不善。自欺也。厭然則不自慊矣。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又欺人也。自欺與欺人。常相因。始焉自欺。終焉必至於欺人。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此誠字是兼善惡說。厭然與心廣體胖。為對。厭然是小人為惡之驗。心廣體胖。是君子為善之驗。雲峰胡氏曰。前章未分君子小人。此章分別君子小人。甚嚴。蓋誠意為善。惡關過得此。關方是君子。過不得此。關猶是小人。傳末章長國家而務財用之。小人即此閒居為不善之小人也。意有不誠已。害自家心術。他日用之。為天下國家害也。必矣。

玉溪盧氏曰。兩言慎獨。讀上節。固當直下承當。讀此節。尤當痛自警省。新安陳氏曰。上一節。毋自欺說。得細密。乃自君子隱然心術之微處言之。此一節。言小人之欺人。說得粗。乃自小人顯然詐偽之著者言之。無上一節。毋自欺。而必自謙之工夫。則為惡詐善之流弊。其極必將至此。所以君子必先自慎其獨。至此。又重以小人為戒。而尤必慎其獨。附纂黃氏洵饒曰。前慎獨欲其自慊。後慎獨絕其自欺。兩節相為終始。格物致知為誠意。是始。意誠是終。慎獨即誠意。此一章之本。蒙引誠中形外之理。本兼善惡。但此所引之意。則主惡者言。下條章句。雖兼言善惡。之不可掩。然其意亦主惡言。存疑為不善。無所不至。惡之誠於中也。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惡之形於外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

而言。故曰獨處為不善。不必專是一箇獨為。夫不善既非必專是一人獨為。則閒居亦非限定一人獨處。而閒居之不得為獨可知也。然則所謂獨自時亦未始不為獨者。亦當指獨自時所起之念慮為獨也。蓋獨即意也。即誠於中之中也。若以地言之。則與意及中不合。是以知地之終不可以言獨也。

可捨如此可畏之甚也。朱子曰。此是承上文人之視入不知人。曉然其知如此。人雖不知我已自知自是。甚可皇恐了。其與十目十手所視所指何異哉。○玉溪盧氏曰。實理無隱顯之間。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即十目十手共視共指之地。故為善於獨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為不善於獨者。惟恐人知。而人必知之。其可畏之甚如此。曾子所以戰兢臨履。直至啓手足而後已者。此也。○雲峰胡氏曰。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蓋本諸此。上文獨字。便是隱微。此所謂十目十手。即是莫見莫顯。○新安陳氏曰。幽獨之中。勿謂無視之無指之者。當常如十目所共視。十手所共指。可畏之甚。釋其嚴乎。通考吳氏季子曰。獨者人所不知。而吾所獨知之地也。暗室屋漏之中。幽深隱奧。一念將動。人孰知之。所謂獨也。君子於其獨而致謹焉。非禮勿視。聽言動兢兢然。慄慄然。真見夫天地鬼神昭布。森列臨之。在上質之在傍。而不敢以不勉也。夫如是。故能充吾性之固有。盡吾職之當然。可

此却不是中庸莫見莫顯。只就己所獨知言。愚謂莫見莫顯。所謂幾則已動者。乃是就人知處言。朱子所謂有動於中。已固先自知。亦不能捨人之知是也。此正十目十手指視之義。雲峰所云豈可非乎。

呂晚村曰。一念之實一事之成。皆為誠意。至念念如是。事事如是。橫推開闢無窮。日日念念如是。事事如是。堅推久遠無間。欲淨理純。行道實有。

以快足而不至於自欺矣。曾子以守約之學。加三省之勤。雖容貌顏色辭氣之間。莫不致謹。蓋曰吾之所獨。即眾之所同。雖在隱微幽闇之中。炳然十目之視。森然十手之指也。○存疑或問十傳皆曾子之意。小人閒居為不善一節。亦曾子意也。又特引曾子之言。何與曰。小人閒居為不善。節是為誠意而設。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節是平日之言。不為誠意而設。○蒙引上文只指小人閒居一條。○即曾子此言觀之。尤見惡之實中。形外。而君子之所以不可不謹其獨也。○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若依新安陳氏用常如二字。則於本文其嚴乎之意。反緩矣。要明說出不可捨之意。即上文所謂人視已如見其肺肝。然不必謂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也。以此之故。所以君子必致謹於獨知之地。使不至於彰灼暴著之境。如小人云云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丹反。胖步。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三山陳氏曰。財。

諸已乃所謂德也。不是誠意。外別有箇德。亦不是。纔誠意。便是德。便能潤身。○困勉錄曰。德字指慎。獨誠意。是善之誠於中。潤身包下。心廣體胖。是善之形於外。蒙引淺說。雖與愚見合。而三山及因之。皆以德為心。廣潤身為體。胖。愚見似不可易。又翼註云。德即意誠。潤身且虛說。體胖正潤身處。而先言心廣者。身主於心也。意誠故心廣。心廣故體胖。勿以心體俱作身。廣胖作潤。按此比因之說。較勝。然與蒙引淺說亦不同。此又是一說。又曰。潤身處全在心。廣體胖。見得不專在威儀上。故廣胖。即潤身之實。不是兩層。又曰。此身字包心在內。不與心對說。

呂晚村曰。講心廣體胖。或云不宜復綽正脩。然或問謂內外昭融。表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脩矣。言正脩之本皆已在此。則帶言固無礙。重發斯不可。

呂晚村曰。纔自欺。便有消沮退藏之色。纔自慊。便有心廣體胖之效。皆從此獨中出來。但小人之消沮閉藏。當下便自流露。若君子心廣體胖之效。則非且夕所可致。正如孟子集義養氣之旨。必事事合宜。無不充足。而後能有此景象。故傳者以此結通章之義。

積於中則屋潤於外。德積於中則身亦潤於外矣。潤猶華澤也。○新安陳氏曰。此借富潤屋以起下句。德潤身之意。德如孟子所謂仁義禮智根於心。潤身如所謂其生色。見面盎背是也。下文心廣體胖。乃申言之。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朱子曰。富潤屋以下。是說意誠之驗。如此心礙了。所以體不能得安舒。○毋自欺。是誠意自慊。是意誠。○小人閒居以下。是形容自欺之情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慊之意。○無愧怍。是無物欲之蔽。所以能廣大。○三山陳氏曰。心在內者也。以理之無歉。故能廣大。體在外者也。以心之既廣。故能舒泰。人之一心小有所歉。則視聽怵迫。而舉動踟躕。雖吾四體將不得其所安矣。皆自然之應也。○上說小人實有是惡。故其惡形見於外。此說君子實有是善。故其善亦

形見於外。○雙峰饒氏曰。心不正。何以能廣。身不脩。何以能胖。心廣體胖。即心正身脩之驗。所以能心廣體胖。只在於誠其意。以此見誠意為正心脩身之要。○玉溪盧氏曰。前兩言必慎其獨。此申言必誠其意。三言必字。示人可謂真切。○仁山金氏曰。小人閒居以下。自欺敗露之可畏。德潤身心。廣體胖。自慊快足之可樂。○雲峰胡氏曰。孟子說浩氣處。與此章意合。不自欺。即自反。而縮。自欺。即自反。而不縮。厭然。即是氣餒。心廣體胖。即是浩然之氣。○新安陳氏曰。上文誠於中。形於外。是惡之實。中形外者。此是善之實。中形外者。通考黃氏洵。饒曰。德潤身心。廣體胖。皆出誠意之中。○此一節。誠身之本。不愧屋漏。○心無愧怍。是尚書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體常舒泰。泰字作好說。○說自慊者。善之形於內。直至心廣體胖。深淺不盡。釋可見。○淺說。財積於中。謂之富。富則能潤屋矣。意誠於內。謂之德。德則能潤身矣。潤身之實。何如以言其心。則不愧不怍。廣大而寬平。以言其體。則不矜不肆。安舒而自得。所謂潤身者然也。○蒙

困勉錄曰誠意是至要緊關頭傳者先將自欺自慊分別

引能慎獨以誠意則德有諸己矣。○或曰誠意以上猶有正心脩身工夫如何意誠便為有德而至於心廣體胖曰誠意是善惡關也為好人無疑也故就許之以此其所謂正路上差了脚者畢竟是希。○能誠其意即德也。心廣體胖即潤身也。心廣體胖則無所謂消沮閉藏之貌而有形著明動之功矣。○心廣體胖內焉心廣外焉體胖二句平說皆潤身之實也。章句輕重解者以心為主也。其曰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者猶孟子仰不愧於天一條註云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作者皆推本之意也。○心廣體胖本文是平說若原其所以則心廣由於無愧怍體胖由於心廣耳。章句所謂心無愧怍者即意誠而自慊之謂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蓋至此則是能自慊而無自欺而意已誠矣故繼之云故又言此以結之。通此一條三句皆為結語也。不可專指故君子必誠其意一句。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章一齊說了下面有些小病

箇誠不誠底樣子與人看又恐入無處下手隨於意內拈出慎獨二字便是扼意之要。心之初發處是意意之初發處是獨又恐人認意與獨只是裏面底事故又將內外合一光景痛快言之。小人節言不能慎獨者之形外也。潤屋節言能慎獨者之形外也。中間引曾子平日之言諒歎獨之森嚴以見君子小人分途處全在於此。明季講家將慎獨二字講亂了。有以獨為良知本體慎獨即致知者則將誠意工夫混入致知一目去矣。又有以意為心之所存即是獨體則又將誠意工夫混入正心一目去矣。此等謬說悉盡掃去專以朱子之章句或問推求傳意方見聖言喫

痛亦輕可。此章最緊切若透過此一關此去做工夫便易了。由是而之便駁駁進於善而決不至下陷於惡矣。○雙峰饒氏曰傳之諸章釋八事每章皆連兩事而言。獨此章單舉誠意蓋知至意誠固是相因然致知屬知誠意屬行知行畢竟是二事當各自用力不可謂知了便自然能行所以誠意章不連致知說者為此正心誠意雖皆屬行然誠意不特為正心之要自脩身至平天下皆以此為要。故程子論天德與王道皆曰其要只在謹獨。天德即心正身脩之謂王道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謹獨即誠意之要旨若只連正心說則其意促狹無以見其功用之廣大如此也。此章乃大學一篇之緊要處傳者於此章說得極痛切始言謹獨誠意之方也。中言小人之意不誠所以為戒也。終言誠意之效驗所以為勸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第一節誠意正義二節誠意之反三節惡誠中形外四節善誠中形外。○勿軒熊氏曰誠之一字本於商書至夫子始大明其義至中庸明善誠身

緊為入處。

大學大全

三

之。言。行。之。天。下。國。家。皆。此。誠。也。明。善。即。格。物。致。知。也。誠。身。即。誠。意。正。心。脩。身。也。其。言。慎。獨。工。夫。及。誠。之。不。可。捨。等。語。與。此。章。實。相。表。裏。至。誠。盡。性。明。明。德。之。止。至。善。也。推。而。至。於。盡。入。之。性。盡。物。之。性。新。民。止。至。善。也。本。之。心。身。此。誠。也。行。之。家。國。天。下。亦。此。誠。也。○黃氏洵饒曰誠意乃善惡關此行之始事○自格物至平天下為大始終其間兩條相為終始又各條自為終始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正此也此見得文理

接續血脈貫通處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

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

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朱子曰大學雖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

則必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非真實不然則正念方萌

而私意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矣○若知有不  
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為自欺之主雖  
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為而無地之  
可據矣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  
者皆不可以不察也○新安陳氏曰此言知不  
至則意不誠通考黃氏洵饒曰心體之明明即  
明德上一明字所未盡謂知未  
至所發謂善惡用其力指誠意

然或已明而不

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

基三山陳氏曰於知已至後亦非聽之自誠蓋

無一刻不用其戒謹之功○新安陳氏曰此

言知至後又不可不誠其意蓋誠意者進德之

基本也通考黃氏洵饒曰謹乎此此字指誠意

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

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

大學大全 章句 中

長

翼註曰。心之不正。病根全在  
一有字上。四有字俱兼意必  
於先固我於後。○楊豐之集  
說曰。有字便是病。所只襯貼  
之詞。重發所字者。認其按四  
書中。惟居其所在。王所。二所  
字爲實字。餘如敬其所尊。視  
其所以等。俱是虛字。指所字  
者。真可厭。○說統曰。按有所  
二字。只重有字上。

云。玉溪盧氏曰。由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  
亂。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誠  
意至平天下。序皆不可亂。功皆不可闕。序不可  
亂。則不可躐等而進。功不可闕。則不可半途而  
廢。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  
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  
不得其正。忿弗粉反。懣勑值。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怒也。懣字廣韻。王篇並陟利反。

○雙峰饒氏曰。忿者怒之甚。懣者怒之留。附語錄問  
忿懣曰。是怒之甚者。又問忿懣比恐懼憂患好樂三  
者。覺得忿懣又類過於怒者。曰。其實也。一般古人既  
如此說。也不須如此去爭討。○問喜怒哀懼人心所

份按四者既是心之用。人所  
不能無。則忿懣二字不宜說  
壞。雙峰謂憤是怒之留。留字  
乃是事已過而不能忘之謂。  
分明先將憤字說壞。似未合  
也。

不能無。如忿懣乃戾氣。豈可有也。曰。忿又重於怒。心  
然此處須看文勢大意。但此心先有忿懣時。這下面  
便不得其正。如鏡有人形在裏面。第二人來。便照不  
得。如秤子釘盤星上。加一錢。則稱一錢。物便成兩。錢  
重了。心若有怒時。更有當怒底事來。便成兩分。怒了  
有當喜底事來。又減却半分。喜了。先有好樂也。如此  
先有憂患也。如此若把忿懣做可疑。則下面憂患好  
樂等皆可疑問。八章謂五者有當然之則。如教情之  
心。則豈可有也。曰。此處亦當看文勢大意。教情只是  
一般人所爲。得人厭棄。不起人敬畏之心。若把教情  
做不當。有則親愛。敬畏等也不當。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  
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三山陳氏曰。章句緊要說  
因下文心不在焉。一句發出。察者察乎理也。○新安  
陳氏曰。察之一字。乃朱子推廣傳文之意。使學者有  
下手處耳。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



得意未誠時有此累却漏了  
意既誠後而其累或未能盡  
免一層故改本只作恆情大  
概說方不偏於一邊語類中  
萬正淳問語謂近改正心章  
方包括得盡正此意也

份按四者只要從無中發出  
蓋先事而不期待應事而不  
過重既事而不留滯如此有  
四者皆是從無中發出也所  
謂就靜中動將去不是就第  
二重動上動將去也存疑云  
無非真無說得最精但專主  
不先事而有一邊則未能包  
括耳○語類云敬之問人之  
心要不容一物曰這說便是  
難才說不容一物却又似一  
向全無相似只是這許多好  
樂恐懼忿懣憂患只要從無

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愚  
謂起處數語分疏極明不可  
刪去

困勉錄曰朱子謂所以繫於  
物者有三俱在動時看蒙引  
謂事未至而預期之即便是  
動最妙西山真氏玉溪廬氏  
俱以預期屬靜時說殊混  
份按意是心之所發心之用  
為情亦是心之所發此其分  
別當在何處且意未誠時之

矣問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  
此數者心乃正乎程子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  
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朱子曰  
大學格物誠意都已鍊成到得正心脩身章都易了  
意有善惡之殊意或不誠則易於為惡心有偏正之  
異心有不正則為物欲所動未免有偏處却未必為  
惡○四者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須看  
有所二字如有所忿怒因人有罪而撻之纔了其心  
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常不平便是有○所謂有所  
是被他為主於內心反為他動也○心纔繫於物便  
為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  
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  
有偏重都是為物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  
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如何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  
然虛明看事物來若大若小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  
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物事○如顏子不遷怒可怒在  
物顏子未嘗為血氣所動而移於人也則豈怒而心  
有不正哉○今人多是才怒雖有可喜事亦所不喜

才喜雖有當怒之事來亦不復怒便是蹉過事理了  
蓋這物事纔私便不去只管在胸中推盪終不消釋  
使此心如太虛則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  
可也看此一章只是要人不可先有此心耳○問忿  
好自己事可勉強不為憂患恐懼自外來不由自家  
日便是自外來須要我有道理處之事來亦合當憂  
懼但只管累其本心亦濟甚事孔子畏於匡文王囚  
羨里死生在前聖人元不動心處之恬然○或問大  
學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西山真氏曰  
中庸只是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心不昏昧而已大  
學之恐懼却是俗語恐怖之類自與中庸有異○喜  
怒憂懼乃心之用非惟不能無亦不可無但平居無  
事之時不要先有此四者在胸中如平居先有四者  
即是私意人若有些私意塞在胸中便是不得其正  
須是涵養此心未應物時湛然虛靜如鑑之明如衡  
之平到得應物之時方不差錯當喜而喜當怒而怒  
當憂而憂當懼而懼恰好自止更無過當如此方得  
本心之正○玉溪廬氏曰心者身之主而明德之所

不正與意既誠后之不正又當如何分別愚觀朱子云情是會做底意是百般計較做底因有是情而後用其意又謂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然則忿懣四者情也既有此四者之情而營為謀度往來而使之必遂者意也此情與意均為心之所發而其別有如此也夫意誠之後情有所偏便是心之不正此非必為惡也若至於為惡則仍是其意之不誠矣蓋當欲動情勝之極而百般營為謀度往來而使之必遂則極其忿懣而至於傷人害物極其好樂而至於好色貪財極其恐懼憂患而至於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彼所謂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者亦何

存也。未應物之前寂然不動無所忿懣恐懼則心之本體無不正而明德之本體無不明方應物之際感而遂通當忿懣而忿懣當恐懼而恐懼則心之妙用無不正而明德之妙用無不明既應物之後依舊寂然不動未嘗有所忿懣恐懼則心之本體終始無不正而明德之本體終始無不明也人患不識其本心耳唯虛故靈纔失其虛便失其靈此心之所以為心而明德之所以為明德也○雲峰胡氏曰心之體無不正所謂正心者正其心之用爾在正其心此正字是說正之之工夫蓋謂心之用或有不正不可不正之也不得其正此正字是說心之體本無不正而人自失之者也曰正其曰其正自體用心之體本如太虛或景星慶雲或烈風雷雨而太虛自若人之一心豈能無喜怒哀懼然可怒則怒怒過不留可喜則喜喜已而休喜怒哀懼皆在物而不在我我雖日接乎物而不物於物此所以能全其本體之虛而無不正也或疑中庸首章先言存養而後言省察大學誠意言省察而欠存養殊不知此章正自有存養省察

以異此耶此則仍是其意之不誠而非特心之不正也故意既誠而後所謂不正者不過偏於用情而止而意未誠之時則極其不正之弊乃并在不誠中發見其為輕重固有不得而同者矣○朱子云正心修身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皆是人所含有如在官街上差了路夫極忿懣四者之情亦將何所不至章句既以欲動情勝為言不謂之人欲而何若乃有子不知其惡有苗不知其頑其情之辟如此亦豈得云人所含有又况治國平天下章極言其弊至於藏身不恕為天下僂乎愚玩八章章句云人謂眾人又云常人之情乃知傳文特泛言衆人之常情如此非謂知

工夫忿懣恐懼等之未發也不可先有期待之心其將發也不可一有偏繫之心其已發也不可猶有留滯之心事之方來念之方萌是省察時節前念已過後事未來是存養時節存養者存此心本體之正省察者惟恐此心之用或失之不正而求以正之也宜仔細看章句之二察字及三四存字通考黃氏洵饒曰心有所忿懣等此即戒懼工夫不得其正謂不知察○誠意兩言慎獨此章只是戒懼工夫觀章句敬以直內四字可見○此與中庸恐懼不同中庸恐懼與戒懼是一事此恐懼與憂患是一類也○心感物而動者察字向內察○欲動見得淺忿懣之著情勝見得深忿懣之留○恐好憂陽也懼樂患陰也憂是事之將來患是憂之已至恐其事之將至畏其事之已臨○吳氏季子曰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與生俱生觸物而動皆人之所不能無者也特不可有其所有耳若有其所有先以一端橫於胸中則凡事物之來吾心所以應之者自然偏倚而不合乎當然之理蓋以先入者為主耳故自其有所忿懣也則惟見夫頑

至意誠心正身脩而後猶有此等也推之七章九章十章凡言病痛處皆是指衆人之常情言如十章既言舜則爲天下修乃復自先慎乎德說起則所謂不能絜矩者其不知也或曰意誠心正身脩者既不至有此等事然則意誠而心自無不正心正而身自無不脩身脩而家國天下自無不齊治乎乎曰意誠後心亦未即盡正故自有正心之功然其所爲不正者必不至若常人之甚也心正後身亦未即盡脩故自有修身之功然其所爲不脩者必不至若常人之甚也推之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皆然縱有差錯皆不若常人之甚此則所謂

如在官街上差了路也若傳文所云則其病痛殊大未可遽曰不在人欲上皆是人所合有也○論常人之情不能治國平天下而至於藏身不能爲天下儻此仍是其身之不脩心之不正意之不誠知之不至也其不能正心修身而至於欲動情勝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有子不知其惡有苗不知其殞此仍是其意之不誠知之不至也此所謂斷而又連者也

之可疾惡之可惡雖有不必疾惡者亦將以忿戾之心而逆之焦然不得寧矣自其有所恐懼也則惟見夫痛之可驚禍之可畏雖有不必驚畏者亦將以戰慄之心處之凜然不敢安矣好樂固不能無然一有諸已則曰好色曰樂逸游皆得以欲而勝理憂患固不能無然一有諸已則曰憂貧曰患得患失皆能以入而勝天有也者滯留於胸中而不化封閉於方寸而不釋者也故以疑心觀物而物之可愛者反可憎以私心逐物而物之可憂者反可喜是豈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爲非哉特有之則不可耳語錄心是大底意是小底心要恁地做却被意從後面牽將去且如心愛做箇好事又被一箇意道不須恁地做也得且如心要孝又有不孝底意思牽了所謂誠意者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無一毫不實之意這箇知至意誠是萬善之根有大底地盤方立得脚住若無這箇都靠不得○非獨是這幾項如此凡是先安排要恁地便不得如人立心要恁地嚴毅把捉少間只管見這箇意思便拘迫了有人立心要恁地慈祥寬厚

少間只管見這箇意思便流入於姑息苟且如有心於好名遇著近名底事便愈好之如有心於爲利遇著近利底事便欲○問心體本正發而爲意之私然後有不正今欲正心且須誠意否未能誠意且須操存否曰豈容有意未誠之先且放他喜怒哀懼不得其正不要管他直要意誠後心却自正如此則意終不誠矣所以伊川說未能誠意且用執持○意不誠是私意上錯了心不正是公道上錯了○正心却不將此心去正那心但存得此心在這裏所謂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自來不得○今不是就靜中動將去却是就第二重動上動將去如忿懣好樂之類○蒙引忿懣等心既是有有所則非天理之正而爲人欲矣欲之動情之勝也○存疑正心工夫第一緊要是察字察者察其有所與否也章句密察此心之存否即是此意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呂晚村曰：謂正心脩身工夫已盡在誠意傳中，則大學竟可廢此一傳矣。此講章最不通處，不可從也。但誠意傳論善惡，正心傳只論存否，所為敬以直之，使此心常存者，大約涵養多而克治少，其用力最輕則有之。然用力雖輕，工夫却極難。朱子謂鐘聲未了時，此心已三走作，是何等喫緊來。

心有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朱子曰：心若無主宰，敬是常要此心在這裏。直是直上直下，無纖毫委曲。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及義理之心。曰：才知覺，義理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雙峰饒氏曰：四不得其正，言心不正也。視不見以下，言身不脩也。言此而不言所以正心脩身者，已具於誠意章故也。聲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耳心之精神知覺一不在此，則於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况義理之精者乎？傳者之意，蓋借粗以明精耳。○峻峰方氏曰：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心不在焉。一節說無心者之病，上節說心不可有所偏主，此節說心不可無所存主，不可有者私主也，不可無者主宰之主也。心有存主，則羣妄自然退聽，而心正身脩矣。然則中虛而有主宰者，其正心之藥方也歟。○新安陳氏曰：朱子於此又下一察字，且曰敬以直之，以

直截了當，蒙引之說亦極分明。方氏有心無心之說，徒自生葛藤耳。

足大學本文未言之意，提出正心之要法，以示萬世學者。通考黃氏洵饒曰：心不正以義理言，心不在以知覺言。○吳氏季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君子所以於意識之後，尤不可不用功於此。君子之學，切切於正心者，豈有他哉？心者身之主，身者心之役，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皆不能以自適其所欲，而一切聽命於吾心。心之所之，然後之焉。故視不以自而以心，否則泰山隕前而不瞬矣。聽不以耳而以心，否則雷霆靜聽而不聞矣。食不以口而以心，否則食焉而不知味者，亦鮮矣。蓋此心放焉而不知收，則雖視猶不視，雖聽猶不聽，雖食猶不食耳。攫金不見市人，心不在市人也。聽古樂惟恐臥，心不在古樂也。當食而失箸，心不在七箸也。由是觀之，欲脩身者，其可不收斂此心而使之在吾方寸間乎？心在則可以檢束吾身，雖不期脩而自脩矣。反覆此章而細繹之，始焉戒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差，病痛只一有字，終焉求視聽食之正工夫，只一在字。附蒙引夫心有字，終焉求視

翼註曰。此節要承上二節。而不泥上二節。蓋次節視聽飲食本盡不得脩身之事。而首節亦只以用言。未及其體也。

不得其正則心奪於忿懣。而不為吾有矣。是心不在也。○心不在焉者。外馳於忿懣等。而內境虛明之地。不能以自存也。故章句云。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夫心者。一身之主也。故視雖以目。所以視而見者。心也。聽雖以耳。所以聽而聞者。心也。食雖以口。所以食而知味者。心也。心既存。則云云。○心不在。則視不見。聽不聞。視聽之時。也要心在。然則謂正心。專是靜存工夫可乎。○心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既無以檢其身。則身不可得而脩矣。檢字當不得脩字。○密察此心之存否。又在敬以直內。前○存疑直之。即是去其有所而使之正也。敬是直之工夫。故曰敬立則內直。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通考黃氏洵饒曰。上八者原其心不正之害。深淺可見。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通考朱氏公遷曰。伯况克履云。大學經言正心。

份按是就心之知覺處說之。上脫知字。當添入。

是兼體用言。傳言所以正心之道。是專以用言。蓋制於外。所以養其內也。○勿軒熊氏曰。上章知字。意字。雖皆指心言。是就心之知覺處說。意字是就心之發念處說。至此章方直指心之全體。學者必以此心之全體。湛然虛明。無所係累。則其大用流行。自無不得其正。三節身脩。視聽飲食。皆就身說。按心之一字。始於虞書。人心道心。便是善惡關頭。惟精者。致知也。察於人心道心之間。而明於擇善也。惟一者。誠意也。專以道心為主。而誠於為善也。允執厥中。則無不正矣。湯之制心。武之宅心。孔子之心。不踰矩。顏淵之心。不違仁。皆此心也。有所好樂。偏於喜也。有所忿懣。偏於怒也。憂患恐懼。偏於憂懼也。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朱子曰。意誠然後心得其

困勉錄曰。雲峰謂意欲實而心本虛。此殊不然。意固欲實。心非專虛。虛而有主宰。何嘗不實。

正自有先後。○新安陳氏曰。此言意識而後心可得而正。蓋其序之不可亂者。通考黃氏洵饒曰。檢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東也。即慎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新安陳氏曰。此言誠意又不可獨事。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或謂意誠則不正其心。乃其功之不可缺者。○或謂意誠則心正。朱子曰。不然。這幾句連了。又斷斷了。又連雖若不相連。綴中間又自相貫。譬如一竿竹。雖只是一竿。然其間又有許多節。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更理會甚正心。然意雖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或謂誠意則心之所發已無不實。又何假於正心之功。雲峯胡氏曰。意欲實而心本虛。實其意則好惡不偏於方發之初。虛其心則喜怒不留於已發之後。○新安陳氏曰。下一句只說得未一邊。未見得四者心之用。先本自虛中發出。當添一句云。虛其心。則本體不偏於未發之先。妙用不留於已發之後。○東陽許氏曰。蓋

意誠以下。言誠意然後能正心。然或以下。言既誠意又須正心。○附語錄。或問正心章說忿懣等語。恐不通。得誠意章曰。這道理是一落索才說。這一章便通上章與下章。如說正心誠意便須通格物致知說。○要之這源頭却在那致知上。○纂疏問心意未嘗離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今言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毋乃心自心意自意耶。陳氏曰。本是長正無縫底物事。聖賢欲入警悟處。剪下逐段。向入看理會。得時仍是長正無縫。不曾剪斷。又問密察此心不知又將一箇心密察耶。曰。密察處便是心。更復何處外討一箇來。○疏義正心一章分為兩段。前段所以明心不得其正之原。後段所以言心不得其正之弊。朱子於章後總註。又復發明誠意正心工夫之不可缺。夫未誠其意。則真妄錯雜。此心固累於邪惡之中。而未能正。已誠其意。而存亡不察。則此心將復有私邪之流。而不自知。是身不可得而脩矣。此誠意正心相為先後而

說統曰五個辟字就是不能知處非是由於不知也。○困勉錄曰翼註云親愛五者依舊說是泛言身與物接而家人在其中新說及時文俱徑作家人按泛言者為是又曰存疑以好樂念憶等分配親愛賤惡等極是而又曰念憶好樂之不正是不當施而施也親愛畏敬哀矜賤惡教情之辟是所當施但施之或過其則也此則謬矣好樂等亦不當施處親愛等亦有不當

施處其分別處不在此。○四書鏡曰誠意章好惡發諸心者欲其公平天下章好惡施於政者欲其大。翼註曰上章註云然一有之而不能察此章註云惟其所向而不加察一察字最精蓋平時格物致知臨時又省察一番本文二知字亦從加察中來。份按魏莊渠云有所說得重之其所說得輕大偏已去防有小偏也夫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亦可自為小偏而云說得輕耶彼益不知此特泛言常人之情而曲為之說耳。

功不可闕如此也。然而註言正心處不且正心而曰存是心曰密察此心之存否何邪心本正也存之則得其正捨之則失其正心無有正不正之殊但以存亡為正不正之異耳故欲正其心者無他焉曰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操存之而已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為僻惡而之惡人謂眾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朱子曰古註辟音譬便通况此篇自有僻字室礙不通只是僻字辟則為天下僂是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

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

新安陳氏曰此章朱子亦以察字言

之典國本作察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西山真氏曰偏之一字為脩身齊家之深病○朱子曰正心脩身兩段大概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皆是人合有底事如在官街上差了路○念憶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之所親愛如父子當主於愛然父有不義不可以不爭子有不肖亦不可不知教之之所敬畏如君固當敬畏然若當正教責難也只管敬畏不得賤惡固可惡或尚可教或有長處亦當知之○問敖惰恐非好事曰此如明鏡之懸妍醜隨其來而應之不成醜者至前亦喚做妍者又敖惰是輕賤惡是重既賤惡得如何却不得敖惰然傳者猶戒其僻則須檢點不可有過當處○哀矜如有大姦方欲懲之被他哀鳴懇告又却寬之這便是哀矜之偏處○五者各自有當然之則只不可偏如人饑而食只合當食食纔過些子便是偏渴而飲飲纔過些

份按雲峯之意。若謂教情非君子所宜有者。玩語類所謂雖聖賢亦有此心。可知此言之未當矣。其謂人字非為君子說。却合朱子之意。○章句

子便是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是因其所重而陷於所偏。惡惡亦然。下面說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北溪陳氏曰。教只是簡於為禮。情只是懶於為禮。有一等人。上非可愛。次非可敬。只是平平人。接之自令人簡慢。○問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一章終未見身與物接意思。潛室陳氏曰。接此五種人。便有此五種辟。豈不是身與物接。○玉溪盧氏曰。好而知其惡。是親愛之不偏。惡而知其美。是賤惡之不偏。二不偏。惟明德無不明者能之。所好且知其惡。則一家孰敢為惡。所惡且知其美。則一家孰不為善。如此則明德明於一家矣。○勿軒熊氏曰。親愛畏敬哀矜。指所愛之人言。有此三等賤惡。教情指所惡之人言。有此二等偏於愛。則不知其人之惡。偏於惡。則不知其人之善。上下文相照應如此。○雲峯胡氏曰。或疑教情不當有殊。不知本文人字。非為君子言。乃為眾人言。章句曰。眾人又曰。常人是也。眾人中固自有偏於教情之人。如下文人。莫知其子之惡。苗之碩。亦汎言

所以就眾人言者。蓋原情之辟。至如父不知子之惡。農不知苗之碩。此豈小小病痛。傳者欲極言身不脩之弊。以垂戒教人。故舉此常情之偏為言。非謂意識心正。而后猶至有若此之患也。翼註謂人是眾人。然誠意正心之人。亦在其中。全失朱子意矣。

多溺愛貪得之人也。兩人字。示戒深矣。通考吳氏季子曰。齊之為言。整齊嚴肅之義也。易之家人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蓋父盡其所以為父子。盡其所以為子。兄盡其所以為兄弟。盡其所以為兄弟。夫盡其所以為夫婦。盡其所以為夫婦。而後家道始正矣。正非齊之謂乎。然其象又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舉家道之正而蔽之。以言有物。行有常。是家之齊。必本於身之脩明矣。夫一家之內。所謂父子兄弟夫婦者。雖皆骨肉。然氣有清濁。昏明之異。則性有剛柔緩急之殊。嗜好趨向如干。指然不能以一律齊也。故以堯為父。而有朱之淫。以舜為兄。而有象之傲。以尹吉甫為夫。而有後妻之讒。人情之不齊也如此。今吾將使其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截然整齊嚴肅。以視吾之儀聽。吾之倡而無復紊亂於其間者。儻非吾身之脩。有以使入之心悅誠服。人誰聽之。人孰不欲身之脩也。卒至於身之不脩者。接物應事之際。輕重厚薄。一有所偏。則雖欲其脩。不可得矣。且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與



份按語類謂父子主於愛。有不義子不可不爭。又謂親愛莫如父母。若有當幾諫處。豈可以親愛而忘正教。然則父母有過而不諫。即是愛之辟也。吳氏褻狎之說殊未當。○吳氏謂哀矜以慈幼言。亦非是。彼幼者豈必盡是可哀矜者乎。

生俱生則若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皆人情之所不能免者。儻施之而合宜則亦何不可之有。惟夫失於偏重。展轉相之。遂至忘返。而言行之間。內懷愧怍者。始多矣。謂之身不脩。可也。故親愛人情之所不能無也。自其偏於親愛而褻狎生焉。曰。褻狎則是身不脩矣。彼見褻狎者。恃恩而驕。必蕩佚而不可律。其能使之齊乎。賤惡人情之所不能無也。自其偏於賤惡而忿疾生焉。曰。忿疾則是身不脩矣。彼遭忿疾者。失歡而怨。必狼戾而不可訓。其能使之齊乎。畏敬以事長而言一偏。則為足恭。父母有失。無柔聲以諫之。義非所以脩身。亦非所以齊家也。哀矜以慈幼而言一偏。則為姑息。無嗃嗃悔厲之容。非所以脩身。亦非所以齊家也。敖惰以不屑教誨而言一偏。則為侮慢。無意諭色授之益。非所以脩身。亦非所以齊家也。凡人之情。蔽於一偏。則中心好之者。惟見其美。而不見其惡。中心惡之者。惟見其惡。而不見其美。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幾希矣。附語錄問七章八章頗似一意。如何曰。忿懷之類。心上理會親愛之類。事上理會。

心上理會者。是見於念慮之偏。事上理會者。是見於事為之失。○問大學傳正心脩身。莫有深淺否。曰。正心是就心上說。脩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那事不從心上做出來。如脩身如絜矩。都是心做出。但正心是萌芽上理會。若脩身及絜矩等事。却是各就地頭上理會。○問脩身齊家章。所謂親愛畏敬以下說。凡接人皆如此。不特是一家之人。否。曰。固是。○蒙引此段。不是就家言。吳氏謂親愛等五者。皆是施於家者。非也。只是泛言身與物接。而家人自在其中。○之猶於也。或者多以向字釋之。又大著力了。章句正是恐人認得之字太著力。故訓作於字也。○存疑。親愛畏敬哀矜。只在好樂內。賤惡傲惰。只在忿懷內。○問憂患恐懼。於好惡何屬。曰。好惡中皆有憂懼。細味之。自見。○看來親愛賤惡等。與好樂忿懷。雖同是一情。然好樂忿懷等。是自情之本然者。言親愛賤惡等。又是情之見於運用者。已有思慮作為。非復情之本然矣。所以屬之脩身。

說約曰穀之始生日苗碩大也言苗之大也詩大田既庭且碩亦是說苗之大時文皆透用蕃熟滿家千倉萬箱等非是  
份按家之所以不齊所以二字宜玩蓋此節只是身不脩乃家之所以不齊之故非即是家不齊也饒盧之說皆非也○按章句偏之為害即上所謂倚於一偏朱子謂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似較上更深一層其實上節已包涵此意在內要之此皆是身不脩也若以屬家不齊則大謬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  
時若反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平聲是則偏之為

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雙峯饒氏曰之其親愛等而辟者言身之不脩也莫知其

子之惡言家之不齊也大意謂惟其溺於一偏故好不知其惡惡不知其美惟其身不脩故家不齊當看兩故字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為凡為人者言莫知子之惡姑舉家之一端言之○玉溪盧氏曰子之惡苗之碩皆就家而言○雲峯胡氏曰心與物接唯怒最易發而難制所以前章以忿懷先之身與事接唯愛最易偏故此章以親愛先之至引諺曰只是說愛之偏處人情所易偏者愛為尤甚况閨門之內義不勝恩情愛比昵之私尤所難克身所以不脩家所以不齊者其深病皆在於此通考黃氏洵饒曰好惡而知

其惡美是愛惡得其正○苗之碩苗之至盛也○吳氏季子曰愛憎根於內而美惡變於前若考作室乃弗肯堂猶以為其子之克家也倬彼甫田歲取十千猶以為其苗之不長也大抵家之不齊始於身之不脩而身之不脩則以其情之有所偏耳身之不脩如此而欲化行於閨門之內胡可得哉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夫君子之方寸如鏡斯明物之鑒者妍媸自生鏡何心焉如衡斯平物之稱者軒輕自形衡何意焉苟非身端而行治其孰能與於此夫是以閨門之內不言而諭不戒而孚一唯一諾無非教化之所寓雖不使之齊而自齊矣此章歷舉親愛以下之五事而諄勤反覆深戒其辟旨哉言乎附蒙引兩節通是身不脩之事而未乃結之曰此謂身不脩不可也不可齊其家兩節一意皆言好惡陷於一偏而身不脩也不可因章句上節有身不脩字下節有家不齊字而遂分上節為言身不脩下節為言家不齊也○存疑故諺有之條亦是承上文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句說來此兩節當緊緊相承說上節天下鮮矣

困勉錄曰。梁無知云。此獨反結。口氣尤為吃緊。正謂當是皆以猶身為本。故結法如此。按此本黃氏洵饒說。然愚意反結正結文法雖不同。其實只一樣。

困勉錄曰。七章章句察字。與中庸之省察微不同。中庸省

後且莫繳身不脩。直至此節未後方通繳之云。夫人情之偏一至於此。則身決不可得而脩矣。尚何以齊其家哉。此所以說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按此兩節只是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意在言外。但說時須補此意。章句家之所以不齊。乃補意。

###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問如何脩身。專指待人而言。朱子曰。脩身以後。大槩說向接物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濶。一節去。○錢氏曰。上章四箇有所字。此章五箇辟字。其實皆心之病。但上四者只是自身裏事。此六者却施於人。即處家之道也。○雙峯饒氏曰。身以心為主。而心以意為之機。人所以之其親愛等。而辟者以其心之不正耳。心所以有忿懣等。則不得其正者。以其意之不誠耳。意苟誠矣。則忿懣等之必謹。其獨而母敢失其正。親愛等之必謹。其獨而母敢流於僻。是知誠意即正心。脩身之要也。章

察專以慎獨言。此察字。凡以心之動言。慎獨却在其次。論語蒙引謂存養兼動靜。自察是存養之一端。是矣。須知慎獨又是自察之一端。雲峯即以章句察字為中庸之省察。殊混。又曰。雙峯以章句七章八章之察字。即誠意章之謹獨。似謬。麟士收之殊感。蓋謹獨是在念頭初動處察。此兩個察字。是在身心上察。○份按慎獨之所謂察。察其善惡誠偽也。正心章之所謂察。察其有所與否也。脩身章之所謂察。察其辟與否也。三察字不同。夫正心修身二處。察字亦是已。所獨知。雲峯雙峯即指為慎獨。似亦有理。然正心自有正心工夫。修身自有修身工夫。恐終未可即以此二

句所以丁寧之以密察加察。即謹獨之謂也。有所忿懣等而能密察。是謹獨以正其心也。之其所親愛等字。凡四言之省察之工夫。豈非自誠意章之謹獨而發哉。不特正心修身章為然也。由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無往不自謹獨出焉。傳於釋齊家治國章曰。心誠求之。釋平天章曰。忠信以得之。曰誠求。曰忠信。皆誠其意之謂也。誠其意。即謹獨之謂也。故程子論天德王道。皆曰其要只在謹獨。論出門使民。亦曰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可謂得其要矣。通考黃氏洵饒曰。此章甚言偏之為害。至莫知其子之惡。深淺又可見。○此獨反結者。脩身是明明德工夫緊要處。○變文應經文

###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通考勿軒熊氏曰。脩身二字。本於虞書。湯檢身。若不及。文王之聿脩厥德。孔子脩己以敬。曾子三省吾身。皆是學者心既正而猶有待於脩身者。內

察字為慎獨也。

大學章句

三

外夾持動靜交養工夫無一節可闕也。附語錄大學如正心章已說盡了。至修身章又從頭說起。至齊家治國章又依前說教他何也。蓋亦節節去照管不成。却說自家在這裏。心正身脩了。便都只聽其自治。說大學誠意章曰。如今人雖欲為善。又被一箇不欲為善之意來防了。雖欲去惡。又被一箇尚欲為惡之意來防了。蓋其知之不切。故為善不是他心肯意肯去惡。亦不是他心肯意肯這箇便是自欺。便是不誠。意才不誠。則心下便有許多忿懣恐懼憂患好樂而心便不正。心既不正。則凡有愛惡等事。莫不倚於一偏。如此如何要家齊國治天下平。惟是知得切。則好善必如好好。好色惡惡必如惡惡。是非為人而然。蓋胸中實欲如此。而後心滿意慊。

大學章句大全

